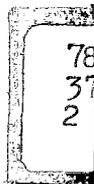


平民世紀的開拓者

陳原 著



平民世紀的開拓者

陳原著



開明書店

開
明
書
局

平民
書局



3 0661 3712 0

這些傳記中人的生涯，幾乎都是一種長期的受難。或是悲慘的命運，把他們的靈魂在肉體與精神的苦難中磨折，在貧窮與疾病的鐵砧上鍛鍊；或是，目擊同胞受着無名的羞辱與劫難，而生活爲之戕害，內心爲之碎裂。他們永遠過着磨難的日子。他們固然由於毅力而成爲偉大，可是也由於災患而成爲偉大。所以不幸的人們！切勿過於怨歎，人類中最優秀的和你們同在。汲取他們的勇氣做我們的養料罷。倘使我們太弱，就把我們的頭枕在他們膝上休息一會罷。他們會安慰我們。在這些神聖的心靈中，有一股清明的力和強烈的慈愛，像激流一般飛湧出來。甚至毋須探詢他們的作品或傾聽他們的聲音，就在他們的眼裏，他們的行述裏，即可看到生命從沒像處於患難時的那末偉大，那末豐滿，那末幸福。——羅曼羅蘭

目錄

第一輯

- 一 偉大的一生底開始（羅斯福的青年時代）……………二
- 二 勇敢的先知者（羅斯福的政治生活揚聲）……………三
- 三 平民世紀的開拓者（悼念F·D·羅斯福）……………三

第二輯

- 四 雄鷹·太陽（斯大林的青年時代）……………二六
- 五 創造者的死（悼念M·加里寧）……………三六
- 六 科學戰線上的戰士們（蘇聯的科學和科學家）……………四二

第三輯

- 七 道地美國式的民主前驅（B·法蘭克林的一生）……………六〇
- 八 人權的追求（紀念湯瑪斯·潘恩的名作「人的權利」底刊行）……………七〇

九 監獄與家庭之間〔J·尼赫魯的前半生〕……………六五

第四輯

十 歐洲智慧的燈塔〔羅曼羅蘭的青年時代〕……………九六

十一 人民的聲音〔悼念A·托爾斯泰〕……………一〇六

十二 魯迅在故鄉〔「黑暗中國的明燈」中的一章〕……………一二三

十三 科學家·歷史家·思想家〔悼念H·G·威爾斯〕……………一二四

後記……………一二九

第
一
輯

一 偉大的一生底開始

——羅斯福的青年時代——



這是六十四年前的事情了。

美麗的赫德遜河旁的海德公園裏有一所「殖民式」房子。這房子並不華麗；正相反，倒不如說它很爲樸素。遠遠的山，大樹，河水，農莊，田園點綴在它的四週。一切都很有恬靜。

房子的主人已經是五十開外了。鄉村紳士的模樣，滿頭的白髮。不很高，但也不矮。兩鬢有些短短的鬍子，面上露着寂寞的神情。一眼看上去，便知道他是一個仁慈而正直的老紳士。也許是年紀大了，有點固執。他安適地過着日子，滿足於他的境遇。有時看見他在種田，——但他是種着玩的。有時看見他騎馬飛跑；有時又看見

他打獵。

愛好大自然的老頭子，心裏懷着熱愛的老頭子，他的妻已經死了七年。後來這一個五十二歲的老頭子終於和一個二十六歲的女郎結婚了。

男的是詹姆士·羅斯福；女的是沙拉·德拉諾。

男的是海德公園的地主——紳士；女的是當時的航業大王底女兒。

他敬愛她，她崇拜他。

第二年，他和他養了一個男孩。他給孩子取了她的姓——羅斯福；她也給孩子取了她的姓

——德拉諾；他和他給孩子取了一個名字——法蘭克林。於是，這個男孩叫做法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

法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這個名字，在五十年後成了人類的燈塔，世界的路碑。那時是一八八二年的正月。

當時有個響亮的號召：「青年人向西方去。」

一八八二年，這正是美國向西西部拓展的年頭呀。

781
379³
2



08532 (南)

從美國中部穿過綏拉山脈，穿過洛磯山脈，達到太平洋岸，兩條橫斷北美大陸的鐵道線完成了。一列列的火車滿載着人羣到西部去。

西部開始繁榮起來，中間經過了許多流血的可怕的鬭爭，犧牲了許多冒險的英勇的生命。生命不值錢，殺死一個人只等於殺死一隻蒼蠅。比生命更值錢的是金子和銀子。

金礦，銀礦正瘋狂地吸引着人們。

這時，整個美國染上了拜金的狂熱。

孩子在長大起來。美國也在長大起來。

孩子的體格很好，坦白大方，極有頭腦，愛在大自然裏玩。

沒有上學校，年老的父親和年輕的母親在家裏教育着這孩子。

「把許多事實，把許多日期，硬塞進小孩子的簡單的腦袋裏，有什麼用處呀？」——只是徒然

消耗了許多寶貴的精力……」他說。

「一個疲乏的孩子絕對不會記住什麼東西的呀……」她說。

年老的父親常常帶着孩子到郊外去。

老人把自然界的事物教給孩子。孩子問着，老人回答着。這是什麼花？這是什麼樹？這是什麼鳥？這是什麼獸？雨爲什麼落水爲什麼流……：

這是活的書呀。這就是教育。

老人買給孩子一枝獵槍。「我的目的，不是叫你去殺害鳥獸。」老人說，「我想你去研究牠們，懂得牠們。」

由於那一枝槍，孩子被山谷和樹林吸引住了。但孩子的嗜好不止一樣。

海水吸引着，白雪吸引着，他溜冰，而且溜得很好。他和一個小朋友造了一隻小帆船，他們假想着在過航海生活。

他養貓，養小狗，養小馬。老人讓孩子充分的發揮自己的才能。

五歲，孩子第一次拿到兩角的零用錢，立刻花光了。老人一聲不響，和往常一樣的跟小羅斯福去散步。他帶他到樹林裏去，讓他看松鼠把堅硬的果子藏起來，準備過冬。孩子看見了，他的心激動着。他知道了這是什麼意思。

五歲，活潑的孩子往往是愛沈思的孩子。小羅斯福有一天很不快活，年輕的母親馬上看出

來了。

母親：你，你怎麼啦？不快活麼？

孩子：（沒有做聲）

母親：說呀，你怎麼啦？

孩子：（正正經經地）是的，我不快活。

母親：爲什麼不快活？

孩子：（簡直像大人了）唉，爲了自由呀……這是神話嗎？不，這是他母親手寫的回憶。小羅斯福是會沉思的了……

爲了一個小小的問題，他總是在想，在想。他獨自走到田野去。他在僻靜的路上走，走，一邊在想，在想。他得到了結論，他告訴老人，老人給他一些指示。

這也就是他所受的教育。……如果那所謂「教育」指的是「書本」，那麼，他還跟隔鄰的羅哲士家的孩子們一起念過書。但這對他的一生，對他的品質，並沒有多大決定性的影響。他蒐集了關於航海的書籍和圖片。他在瑪恩河上泛着小舟，夢想着未來的航海生活。他把他的志願告訴了母親。

母親是多麼爲難呀。年老的父親已經爲兒子安排好另外一條路程：他準備把他送到格羅頓學院，希望他讀法律。以後呢？——他對這兒子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夠繼續管理他的家園。

可憐的老父呵……可怕的狹小呵……

可是那個沉思的小孩不忍拂逆老父那沾沾自喜，但又那麼慈和的好心。幼小的心靈起了一種矛盾：去呢，不去呢？水手呢，律師呢？爲自己呢，爲老父呢？

終於他竟然完成了兩重的志願。不，他把兩種願望都擴大了。

在他自己，他希望做一個水手，或者海軍裏面一個小軍官。可是他後來做的是海軍次長，他是頭一個主張建立強大海軍的美國人，（在那「閉關自守」的門羅主義底氛圍裏，誰有勇氣和卓見，提出這樣的主張呀？）他是西洋海軍的設計者，有人說，他還是一個卓越的海軍思想家。

在他的老父，原只希望他做一個律師，能夠好好的保存他那一分家園。但他做了總統，他把一個垂危的國家救活，讓它走上康莊的大路。到了他一生最後的五年間，他已經和世界不可分離了。他的歷史就是世界史的一部分，他把一個垂危的世界救活，讓它走上永久和平的大路。

在形式上，他還是依了父親的願望，進了羅克頓學院。那是一八九六年。兩年後，美國和西班牙爆發了戰爭。

美國的戰艦瑪恩號在哈瓦那被擊沈了。

他的遠親西奧多·羅斯福馬上被徵調，率領軍隊去作戰。

戰爭的浪潮襲擊着全個美國，也襲擊我們的主人翁了。

小羅斯福十六歲，他準備逃到波士頓去，因為波士頓有一個招兵處。——潛伏在他心頭的另外一個志願在滋長着：當水兵去呀！當水兵去呀！

他和兩個同學祕密地計劃，他想瞞着家裏逃走。他自己的志願掩蓋過老父的盼望。他決定了，他和他們決定了逃走的日期。但是前一晚——是命運故意在作弄他們——三個小伙子都傳染上了麻疹。

希望幻滅了。不能去了。

兩年之後（這個世紀的開始：一九〇〇）他進了哈佛大學。

一個作家這樣寫道：

「年青人在那時進哈佛是很幸運的，因為哈佛有的是偉大的教師，而教課在那時並不以為只是服從於研究的一

種機能。」

這個地方的教師和這個地方的學生生活，確曾領導着他走向理想的境界。

在大學裏面，有人說，他的功課平平；有人說他的功課還好。但有一點是大家承認的，他的生活力——或者說他的精力極端旺盛。「法蘭克林有一種奇怪的本領，」他的同學說，「他好像永遠不吃，不喝，也不睡眠的。」

出色的足球隊員，出色的槳手，出色的體育家，出色的演說家；但尤其重要的是出色的理想家。

他上午聽課，下午就去運動，晚上演說，討論，到深夜才去休息。第二天又是一樣忙着做各種活動——他永遠那麼精力旺盛的。

他並不像一些公子哥兒，上大學是爲了過四年快樂的生活。一點也不。他對時事發生了興趣。

機會來了。

他居然做了當時學生辦的「紅報」的副主筆。

這裏，我們不妨借用一個人的評語：「他的激烈主義發展了。」他開始在報上攻擊學校某

些設備的不良，他勝利了，因為那究竟是民主的國家，民主的學校，凡有嘴巴的都可以說話，而怕被割掉舌頭。他攻擊學校裏的選舉制，他說：「還有比選舉自己的朋友更高的責任！」

他畢業了，離開了哈佛。他到紐約城去，他進哥倫比亞大學的法學院。父親已經離開了世間。母親爲他在紐約租了一所房子。這是一九〇四年。

但尤其重要的是他和愛蓮諾訂了婚。

愛蓮諾是他的遠親。她比他小三歲。說相貌——遠非漂亮的典型。給人的印象是「遲鈍」。她在英國受過修道院式的女校教育，但是那校長卻不庸俗，是個有豐富的「是非感」的人。

他們的戀愛經過怎樣，很難得知道。總之兩個人曾在年青時候見過面，有過印象。於是——聽愛蓮諾說罷：

「我對生活抱着很大的好奇心，而且有着想經驗婦女生活每一部門的希望。我只覺得要趕快毫無帶怕，也沒有理由，我只是急於要投身到生活的洪流之中。因此當法蘭克林·羅斯福向我求婚的時候，這好像是很自然的事。」

一直到結婚的時候爲止，她還沒有發現她自己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她甚至說過，她沒有懂得戀愛或者結婚，——或者還沒有懂得生活的任何事物之前，她就結了婚。只是一步一步的

她發現了自己，並且從狹窄的過去把自己解放出來。

她的叔叔那時已經做了總統，在他們的婚禮上說：

「我們對別人有責任，對自己也要負責任……我們已經成功一個大國，它不能不跟世界上旁的國家發生關係，我們必須因為這種形勢而負起種種的責任來……如果我們失敗，世界上自由自主的政府底理論就將從根樹潰，因此我們對自己，對今日的世界，對未來的子孫都負有重大的責任……」

小羅斯福和愛蓮諾聽見了這些話，懂得了這些話。這是一九〇五年。他們記着這些話，三十年後，四十年後，他們還沒有忘記。

這就是偉大的一生底開始。

二 勇敢的先知者

——羅斯福的政治生活場景——

一九二四年秋天，他離開紐約到溫泉去療治他的「小兒癱瘓症」，溫泉醫好了他的手足痲痺，六個星期後，他已經稍爲可以游泳了。這也是他真正游泳於政治的海裏的開始。二十年後——一九四五年春天，他離開華盛頓到同一的地方：溫泉去休息，就是這個地方呀，給束了他的政治生活。這真是歷史的巧合。六十三歲，他死了，他沒有死。誰說他死呢？他活在萬衆的心裏。但是他離開得太早了：美國還需要他，世界的人民也正需要他。他去了，他永遠去了；可是人民記着他，永遠記着他。

爲什麼世界的人民記住他呢？

因爲他勇敢，他有遠見。

你看他做紐約州州長的幾年間（一九二八——三二）吧。你就會吃驚於他的勇敢的。這

幾年真是驚濤駭浪的日子。你當然不會忘記一九二九年爆發的一次經濟恐慌。他就在這時候，勇敢的和反動老閹鬪爭。他說：「公用事業不能以牟利爲目的，它不能是人民的主人，它應該是人民的奴隸。」於是他限制了老閹的利潤，他使人民得到廉價的供應，不管老閹他們怎樣的反對。他相信農業發達是國家的經濟基礎重要條件。可是那時候的美國農業並沒有多大的發展。他勇敢地提出了改進農業計劃，同時減輕了農民的負擔。這樣就招來了攻擊。落後的眼光如豆的，反動的傢伙們聯合起來，說他是一個僞裝的社會主義信徒，說他是在「赤化」紐約州！唉，多少年前，原來就有這樣的紅帽子硬給別人戴上的呵。

但他是勇敢的，他並沒有被嚇倒。他還是繼續頒布了幾種保障工人福利的法令。

於是那黑暗圈子裏的一羣，又攻擊他了。這一回殃及了他的朋友——他們說：他竟然和許多「不中用」的教授，學者，專家們往來。「嘿！這些人說，『你是做官嘛，要這許多書呆子幹嗎？』做官嘛，是呵，世間原也有不少官僚，在作着公文的遊戲的呵——但羅斯福州長決不能歸入這一類。他每次的決定都聽取專家們的意見，他原是一個平常的人，至多不過加上「勇敢的」這個形容詞。他不是個「通天曉」，然而他也決不能是一段呆木頭。

對於這些攻擊的回答，是他更勇敢的肩負起他應負的任務。

在一九三二年，幾乎沒有人敢上臺做白宮的主人。胡佛已經焦頭爛額了，他應付不了那樣嚴重的危機。國家在腐蝕中，世界在腐蝕中，他上了臺。他帶着笑容進了白宮。在黑暗的圈子裏，到處都有着耳語運動。——人家在反對「把一個跛子送進白宮去。」他一上臺，馬上就叫人民不要害怕，任何危機都可以解決的。他說：「現在最可怕的，是『怕』這種心理。」他那洪亮的聲音，伴隨着那永遠掛在嘴角的笑容，告訴人民：

「現在是忠實而勇敢地說出真理，說出全盤真理的時期，我們不必因為面對今日國家的情形而有所畏縮。這偉大的國家將和以前那樣繼續存在，而且將再生，將更為繁榮……」

聽呵，這是充滿了那樣多的自信的預言！這預言不出十年便實現了。

「因此，我確定地說——說我自己的信仰，我以為我們該怕的就是『怕』這種心理，——一種無名的，沒理由而不合理的害怕；我們需要極大的努力才能夠把後退變為前進的……」

我說這是超人的勇敢。——只消你一看他上臺前後的美國，你該不會懷疑這句話的意思。

銀行倒閉着，五千家已經倒閉了。公司停業了。人民的儲蓄一下子精光了。流浪的人到處有的是。老弱的人無以為生，少壯的人也失業流離。沿着鐵路，沿着公路，走着走着的，全是有用而不可用的男女。「喂，老兄，賞我一分錢。」——那回答是一個否定。沒有戰爭，沒有瘟疫，沒有蝗災，沒

有洪水，但美國一下子就陷入了可怖的淒慘裏。經濟恐慌，——歷史上無先例的巨大的經濟恐慌，無可抗拒的向美國襲來了。貧窮，不安，飢餓，失業，這就是羅斯福走進白宮前後的寫照。

但他一點也不「怕」——他對中部和西部的農民大聲說：「要是工廠不繁榮，你們就沒有出路。」他對東部的工業區底失業工人大聲說：「我老實對你們說，你們的福利和農人們的問題分不開。」東部沿海的人民聽見他的聲音：「你們的眼光不要集中在東方。」加里福尼亞的人民聽見他的心聲：「紐約需要你們的幫助。」鄉下的人「要靠城市，」城市的人「不能忽視鄉村。」美國的人應該互助，——用互助和真誠的合作來解決困難！（十多年後，他主張世界的平民應該互助，——用互助和真誠的合作來解決世界的困難！）

他一上臺，立刻頒布了銀行緊急法令，他實行「新政」，他勇敢的實行「新政」。他說，他提出這個綱領，不僅是一個「政治競選」，這是一種「戰鬥的號召」。

「新政」——對於人民，是一種新的希望。對於反動的陣營，是為他們而敲的喪鐘。用羅斯福自己的話來說：「我們目前的任務不是自然資源的發見或開採，那是什麼呢？是「安排資源並處理目前工廠，找尋我們過剩生產品的市場的途徑，解決消費力的低落問題，」要「使人人能自食其力，人人能公平地取得所需。我們一定要限制投機家，操縱者，甚至金融家的活動。」

他是美國的救星。他在第一任總統四年裏面，把美國從毀滅的深淵底邊緣拖回來，把它推上繁榮的道路。

做這一切，需要絕大的勇敢！銀行老闆反對他，元老們反對他，穿了新衣服的舊頭腦反對他。他勇敢地戰鬥——不是爲了別的，只是爲了一個理想：民主與自由。

人民了解：這是他們所需要的一個領袖——他和人民在一起，但他走在人民的最前面，可是在這同時，他並沒有拋開人民向更遠的地方單騎突進。

因此他毫不費力地便在一九三六年做了第二任總統。

美國從深淵的邊緣走回來了，但世界卻一步步走向深淵。

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東北。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臺，國會縱火，排猶，「焚書坑儒」。一九三五到三六年，希特勒德國武裝進駐薩爾區和萊茵地帶，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法朗哥在德意的支持下，發動了西班牙內亂。法國的人民陣線在很短的時間裏面壽終正寢了。一九三七年，日本向中國進兵。一九三八年，德國吞併了奧地利。一九三九年三月，德國吞併了捷克。

。戰爭威脅着世界，但美國還沒有準備。美國必須準備了，羅斯福看到了這一點。早就在一九

三六年年頭，他警告着：

「世界現在和以前許多世紀十分相似——那時小王室和封建公侯們每二十天使歐洲地圖改變一次顏色，那時各大帝王們努力瘋狂地爭取殖民地……」

「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使我們知道在世界局勢中，專制主義危害到世界和平了，這種威脅並不是由愛好民主思想的國家產生的。如果在世界局勢中這一點是正確的話，那麼在決定國內政策時，就要加以最大的重視了。」

所以他便在一九三九年十月，提出了中立法案，準備一切。「美國將是一個中立國家，」他說，「不過我不能要求每一個美國人在思想上保存中立。並且中立者也有考慮事實的權利。中立者不能緊閉着他的思想，抹煞了他的良知。」

他採取這樣的立場，是極其聰明而且勇敢的政治手段。他深知美國人民的孤立主義的心理，並且他還得準備。

在第二任的最後一年，他勇敢地組織了聯合內閣。——他邀請了共和黨方面的史汀生和諾克斯出任陸海軍兩部部長。民主黨攻擊他，說他發瘋。他沒有發瘋，他只是看得更遠：非有一個堅強的聯合內閣，絕對不能發揮最大的效能。

一九四〇年來了。他的勇敢，他的遠見，他對人民的關心，他對政策的執行，這一切都使人民

心悅誠服地信仰他，選他連任第三次總統。

他第三次做白宮的主人。他向美國——不是向全世界宣布他那有名的四大自由。他說：

「在未來時日中，我們希望得到一個以人類四大自由為基礎的世界。

「第一是使全世界都有言論和表達思想的自由。

「第二是使全世界每個人都有以他自己的方法來信仰，禮拜上帝的自由。

「第三是全世界都有需求的自由。——說得通俗一點，乃是一種經濟上的了解，使每一國家都能使它的人民得到正常的和平時代的生活。

「第四是世界各地都有免於恐懼的自由。——說得通俗一點，乃是普遍地減縮軍備，要減縮到非常徹底，使每一個國家沒有對任何鄰國進行侵略行動的能力。

「這並非千年萬代後的情景。這是我們這一代所能得到的一個世界的不變的基礎。」

世界在激變中。歐洲一個個國家被希特勒奴役着。羅斯福宣誓援助英國和它的同盟：「團結一致的美國必須同時實行兩種政策：我們要盡量供應英國和它的同盟國家。可是我們必須充實軍備以防備萬一。」一九四一年，他向國會提出了租借法案，這正是他的勇敢和先見。

這一年，租借法案把英國從納粹的威脅中解放出來。

這一年，希特勒進攻蘇聯，總統馬上引用租借法案來援助蘇聯。

這一年，日寇襲擊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

這一年，總統和邱吉爾訂定了大西洋憲章。

然而孤立派的反對非常激烈。一切的動作，無不經過艱苦的鬭爭，而在鬭爭當中，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勇氣」。孤立派說：「這是美國向英國投降，」沒有人聽他；孤立派說：「我們的真正敵人是猶太人，」沒有人聽他；孤立派說：「總統的步驟是使美國陷入危險，」沒有人聽他。羅斯福夫人駁斥道：「我們可以原諒那些生在理想的象牙之塔中的人們，可是我們卻不能原諒那些爲私利而鼓吹孤立主義的。」她甚至說：「有幾位孤立派領袖們專事破壞人類團結的工作；他們的主張實足以危及國家的安全。」

到一九四四年，盟國中沒有人不擁護他，孤立派還是拿種種理由攻擊他。在這樣的情形下面，一個人必須堅定。他正是最堅定的呵。終於在一九四四年連任第四屆總統。這真是史無前例的創舉！

在他第三四兩任總統的期內，他兩次和斯大林、邱吉爾同聚一堂，商討世界的局勢，解決複雜的政治問題。從德黑蘭到克里米亞，從克里米亞到舊金山，這是世界走向團結，走向民主的

路。這道路的開拓者之一，正是羅斯福呵！

他的勇氣從怎樣產生的呢？

勇敢產生於堅定的信心。——對於民主政治的信心。

他說：「在世界某些地方，正起伏着反民主政治的波濤。但是我們的信心是堅定的，我們由於經驗而更加信任民主政治……」他對於美國也具有堅定的信心。他說：「我們深信它不會滅亡，因為它是個人自由之具體表現。我們知道民主政體是唯一合理的王道政體。唯有民主國家才能創造不朽的文化……民主精神是人類歷史最崇高的理想。」

除了勇氣，堅定之外，他還有極大的長處：心胸寬闊。心地狹小得不能容針的人，怎樣能夠成為現代的偉大政治家呢！正如他所說：「世界和平的機構不能為一人或一黨，或一國的工作，也不能為美國、英國、蘇聯、法國，或中國一國的和平，而必須是基於全世界合作努力的和平！」

種子埋在地下，出了芽，生了枝，長了葉，開了花，結了果……種子沒有了，但它沒有死，它又活在新的果子裏面。

三 平民世紀的開拓者

——悼念 F·D·羅斯福（一八八二——一九四五）——

一 寫在噩耗傳來的時候

在勝利的前夜，在和平的前夜，世界需要他，因為他是世界方舟的舵手。美國需要他，因為他是美國人民的領袖。蘇聯需要他，因為他比任何人更能了解蘇聯。英國需要他，因為他是英蘇美合作的橋樑。法國需要他，一切解放國家，一切殖民地需要他，爲什麼？因為他勇於正視現實，敢於替人民說話；因為他堅決地主張：民主——自由。

我們中國尤其需要他：他了解中國，他懂得中國。甚至可以說，他愛中國。如果說一顆巨星和一羣人民之間也可以有友誼和友愛的話，那麼在他和中國人民之間，便真的存在着這種友誼和友愛。進步的人讚美他勇敢，平凡的人崇拜他偉大，死硬的人震於他的威嚴。——但大多數的「平民」卻愛他，因為他是新中國的一個忠實的友人。

他死了，羅斯福死了，在人人正需要着他的時候，他竟然捨棄這世界而去了。這是美國的損失，這也是中國的損失；不，這是全世界全人類無可償補的損失！

全世界的人民永遠記念着他，因為他是「平民世紀」的開拓者。四年前，他早已用那麼堅決的聲音，提出了四大自由的原則。他說：「這並非單純是一種願望式的空想，這是我們這個時代和我們這個世代所能達到的一種世界底堅定基礎。這就是暴政和獨裁的所謂『新秩序』的反面。」

全世界的人民永遠記念着他，因為他是設計民主世界最偉大的建築師，從大西洋到開羅，從德黑蘭到克里米亞，他只懷着一個遠大的目標，建立一個新的民主世界。要達到這個目的，只有一條路：贏得戰爭。「爲戰爭而團結，一如爲和平而團結，」克里米亞宣言這樣說。舊金山會議將是這些團結的更進一步。這一切努力都會少不了他的分兒。

而現在他永遠去了，他留下還未完成的事業。作爲中國人，作爲人類一分子，在哀悼之餘，是一定會完成他的遺志的。

二 寫在他逝世一年後

祇要經歷過這次反法西斯的大戰的，誰不知道羅斯福這個名字？雖然羅斯福在去年四月十二日逝世了，但這個偉大的名字，依然深藏在人民的心裏。爲什麼？因爲他是美國的大總統麼？不是。因爲他四次連任美國的大總統麼？不是。——羅斯福之所以受人愛戴，只因爲他是民主，自由，和平，團結的化身。人民愛這些東西，甚於愛他們自己的生命。爲了保衛民主，自由，和平跟團結，人們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而羅斯福就是這許多保衛民主，自由，和平跟團結的鬥士中的一個，而且是頂勇敢的一個，而且是領導者之一。

羅斯福是六十三歲死的。照現在說，六十四年前（一八八二）他生於紐約。父親是地主，母親是船商的女兒。在哈佛大學念到畢業，結了婚，加入了民主黨。還不到三十歲，做紐約州參議會的議員。上次大戰的時候，他做海軍部次長。戰後他辭了官，當律師。三十九歲那一年，他染了「小兒癱瘓症」，後來幸而只腳部有點跛。他沒有沮喪，疾病是不能使他沮喪的。四十六歲被選舉爲紐約州州長，那時他頒布了許多進步的社會福利法令。到了一九三二年，全美國陷入經濟恐慌裏，正是民不聊生的時候，他被選爲美國大總統，他立即勇敢的實行新政。他的新政曾受到好多財閥的阻撓，但是人民擁護他。所以滿了四年，照例要重選總統的時候（一九三六年），人民重又選中了他。一做又做了四年，這四年裏面，德國和意大利在歐洲跟非洲點起了侵略的戰火，日

本也在東方發動了對中國的全面侵略。到一九四〇年，他第三次被選為總統。那時候他提出了租借法案——這個法案把美國變成「民主國的兵工廠」，對民主國家作種種的援助，好讓它們把法西斯打垮。一做又做了四年，這四年間德國侵略蘇聯的戰爭開始了，日本也偷襲珍珠港，於是他領導美國和許多民主國家並肩向德日作戰。四年之間，他積極的參與國際活動，努力使民主國家團結起來，齊心合力對付法西斯國家。到了一九四四年，他的第三任總統也做滿了，戰爭還在繼續着，勝利的曙光已經微微的出現。美國人民需要他，全世界也需要他。因此他第四次被選為總統了。這是美國史上從未有過的呢。十一月他被選為總統，到第二年二月（一九四五）他和斯大林、邱吉爾在克里米亞會談，制定了克里米亞宣言；這個宣言號召了民主國家的團結，希望在和平時期的合作，恰如在戰爭中一樣和諧。這就是他一生最後一次的政治活動了。

他教導我們說：全世界各地的人民必須獲得四大自由。這四大自由是什麼？那就是：

第一：言論自由，發表自由。

第二：信仰自由，禮拜自由。

第三：免於困乏（的自由）。

第四：免於恐懼（的自由）。

用平白的話來說：第一，你想說什麼，只要你肯負責，並且不妨害別人，你儘可以說；沒有什麼檢查官來刪改你的文章，沒有軍警來干涉你的開會，沒有壞蛋來撕破你的衣服，沒有特務來沒收你出版的書籍。第二，你要信什麼教，儘可以信它，你愛拜什麼神，儘可以拜它，但是你不能強迫人家一定跟着你走。比如你是信耶穌的，我是反對耶穌的，你不能禁止我，更不能藉此殺我的頭。第三，到處不會有失業，不會有飢餓，不會有貧困，世界上每一個人都能夠好端端的生活。要做到這一點，首先要社會合理，不能讓少數人整日價花天酒地，多數人卻連飯也沒得吃。第四是每個人都不再有什麼可以害怕的東西。戰爭是可怕的，因此不要戰爭。特務是可怕的，因此決不能要特務。

什麼地方能夠有這四種自由，這個地方的人民就能夠真正生活在民主的氣氛裏。這樣的地方是有的，現在就有着。但許多地方還做不到，做不到的地方就應該人民自己去爭取。

這就是四大自由的意義。

他還教我們要團結。他說：任何一個國家，決不能脫離了世界的其他部分，獨自孤立的。所以他倡導團結。他自己在戰爭中的活動就是團結的好榜樣。美國和蘇聯和英國和許多別的國家能夠這樣的合作，是靠了他很多力量去促成的。

國家和國家要合作才可以建立一個民主的新的世界在一個國家裏各種力量也要合作，才可以建立一個民主的新國家。這就是羅斯福一生的事業所給予我們的啓示。

第
二
輯

四 雄鷹·太陽

——斯大林的青年時代——

—

從邊境到邊境，
從深谷到山巔，

只有雄鷹在上面得意飛翔。

人民的心胸，

同聲歌唱，

讚頌敬愛的斯大林。

勝利終歸我們，



我們勇敢歌唱，

這偉大的時代我們來擔當。

同創新生活，

同過幸福的時光，

聽勝利歌聲在蕩漾。

——因紐希金

紅場，偉大的行列，雄壯的歌聲，人的眼睛在望着檢閱臺——列寧，黨人的眼睛在望着那雄鷹，感激的心情，熱愛的心境。從深谷到山巔，蕩漾着勝利的歌聲——讚揚斯大林。

有的說，他是鷹。有的說他不只是鷹，他還是太陽。多少人在地球的各個角落，放眼望着這雄鷹，這太陽。

二

六十六年前，將近年底的時候，雄鷹降生在喬治亞的戈里城。

戈里城是一個偏僻的小城市。雄鷹降生的家，是一個貧苦的小家庭。整個家，他的父親，他的

母親還有他，住在一間不滿方丈的小屋子裏。門口向着院子，階石是一級也沒有的。地板用磚砌成。陽光只從很小的窗子透進來。一張小桌子，一張小凳子，一張舊沙發，還有一兩件由舊料改成的什麼，這就是屋子裏的全部傢具了。

父親杜加希維里是個補鞋匠，一個時期曾在工廠裏做工，——但後來他只在家裏補補鞋。今天的旅行者，還可以到那舊家去參觀那三兩件簡單的「生產工具」。母親做苦工，也可以說，日夜不息的做奴隸；爲的是糊口。

斯大林一生下來就碰到了貧困。

七歲，他開始認字。八歲，他可以看書，喬治亞文的和俄文的。九歲，他入了戈里的教會學校。無論讀什麼，無論玩什麼，他都表現出是個頭兒。他所愛好的，是讀書，繪畫和歌唱。

從小時候開始，他就愛跟工人和農人們談話。

比如說，看見莊稼漢在田裏做了多少苦工，卻吃着頂壞的麵包和豆。

他便對他們說：

「你們怎麼吃得這樣壞？播種，耕田，收割，都是你們雙手做的；你們應當可以吃得好些呀。」
田裏的人說：

「是的呀。都是我們雙手做的。可是警官向我們要他的份兒，稅官要他的份兒，還有僧侶也要他的份兒。你瞧，剩下來給我們自己用的，就不多了哪。」

談話就是這樣開始。於是小小的雄鷹便向他們一步一步的講明白，農人爲什麼這樣窮，是誰剝削他們的，誰是他們的朋友，誰是——敵人。

他講得很簡單，扼要，有力；就正如他日後講話和做事一樣的簡單，扼要，有力。

在學校裏，他念了達爾文的書。他發覺這是真理，他相信它，他立刻就變成一個無神論者了。也還是在學校裏，他接觸到馬克斯主義的著作。

三

戈里的學校畢業了之後，他進了梯弗里斯的神學院。

神學院對於這孩子等於一座監牢。神學院和外間的世界完全割斷了聯繫。神學院的學生好像給關進一個「狹的籠」，他所接觸的只是一些本質上早已不存在，外表卻還如故的人物。導師都是一些僧侶，他們竭力灌輸一些思想，教學生們尊敬上帝，尊敬沙皇，尊重教會，尊重闊老的產業。像在修道院似的，每天的鐘聲，叫喚着學生們去作禱告。課程表上主要的學科就是神學。

學生們所作的文題，是「巴拉姆之驢用何種語言」這一類。

可是，就另一點來說，神學院並非和外界完全隔絕的。學生們被一個經常的間諜網所圍繞。學生們走一步都被監視。因此，自然而然地，從這些學院可以訓練出一大羣的忠犬。但是，斯大林卻仍然是不屈不撓的雄鷹。

後來，他對傳記作家盧維希說：

「爲了反抗神學院實行這些使人低頭的制度與耶穌教會的方法，我準備做一個革命家——後來我畢竟也做了
一個革命家。」

他說：

「我是在十五歲的時候參加革命運動的，其時我已經和外高加索的一些秘密團體發生關係。這些團體對我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有與緞讀了許多秘密的革命文獻。」

在當時的梯弗里斯，要讀革命文獻是比登天還難的。他們有一次得到一部資本論，這是唯一的一本了，他們得日以繼夜的把它抄寫留下來。

其時，他念了許多俄文書和喬治亞文書。他也念了外國文學的課本。他的興趣是很廣的，他的知識包羅萬有，他貪婪地讀着，他要建立一個堅實的基礎。莎士比亞、席勒、托爾斯泰，他都念了

許多。他所最喜歡的作家是謝德林、戈果里和柴霍甫。他和當地的作家們來往，他研究文化史和社會學；他對化學和地質學也發生興趣。他愛詩，他自己也寫詩，用了「蘇賽羅」的筆名，於一八九五年他曾發表了好幾首詩，在當地的報紙上。這是許多人所不會知道的。其中一首是——

無止息的苦工做夢了，

昨天呵，還是跪在那裏做奴才，

我說，有一天，這些人們

會乘了希望的翅膀，飛翔高於一切。

這是十六歲的斯大林寫的詩。

喬治亞的進步知識分子，對於這個青年的詩，都很稱讚。其中一首，被收進獻給喬治亞作家R·愛里斯他維的紀念文集裏。

四

關於他和他的同伴們在神學院這一段的生活，他的同學巴卡齊曾寫了很有趣的回憶錄：

「我們年青人對於知識都有熱烈的渴望。

「爲了打破世界是在六天裏面創造出來的神話，我們必須研究達爾文的教訓。我們逐漸進而研究階級社會的發

展。而在研究社會的經濟的冊籍當中，我們年青人還是不斷的對天文學、物理學和化學發生興趣。我們從費爾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質』一書得到很大的益處。斯大林促使我們注意這些書。他說，頭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變成一個無神論者。

一天比較年青的一代是很容易想像當時的困難的，不僅是保存這些書籍很困難，就是讀它也很不容易。比如說，神學院當局曾『沒收』了斯大林的兩本書：雨果的小說海的勞動者和一九三三年。

『我們的書是從一個流通圖書館借來的。這個圖書館是為了教育的目的而舉辦的，可是誰也沒有預想到我們從這些最普通的書籍中，抽取出那麼多的政治炸藥來。』

『斯大林教我們怎樣深澈認識書本的真意，怎樣當某一類書缺乏時要充分利用雜誌論文、評論等等。這使我們做筆記和抄寫成爲習慣。』

『斯大林熱愛歷史，我們老是奇怪他從哪裏把這許多書找來的。』

『一八九六年，斯大林十七歲，他在神學院裏面組成第一個讀書會。後來又組成第二個。』

『這些年來，斯大林和他的同伴們所讀過的書中，我記得起的有：共產黨宣言，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現狀，列寧的什麼是人民之友，普列漢諾夫的史的一元論底發展，亞當斯密和李嘉圖關於政治經濟學的著作，司致諾莎的倫理學，布克的英國文明史，列多諾的財產的進化，齊伯的李嘉圖和馬克斯的社會經濟研究，和一些哲學書。』

『斯大林中意看小說。他讀過謝德林的地主之家，戈果里的死靈，愛克曼的毘人的故事，莎克萊的浮羅世界，及其他。他從小就熟悉喬治亞的作家。』

五

神學院當局發覺斯大林變成一些優秀學生的中心。他們就監視他的行動，一次又一次的給他打報告。

一八九八年——斯大林十九歲——九月二十九日，神學院院長收到了如下的一張報告：

「下午九點鐘，一羣學生在飯廳圍着約瑟夫·杜加希維里（斯大林當時的名字——引用者）他給他們朗誦神學院當局所未認許的書本。」

神學院的「操行紀錄」上有很有興味的幾段：

「似乎該社加希維里有一張廉價圖書館的借書證。今天我沒收了雨果的海的勞動者，書中就夾有這樣的一張證。——助理學監（簽字），學監（簽字）」

這個紀錄之後是：

「應罰監禁。」（一八九六年十一月的事）

第二年三月，又有這樣的記錄：

「下午十一點，我把杜加希維里的各民族的文字進化拿去，他是從廉價圖書館裏借來的。借書證即在書中發現。杜加希維里在禮拜堂扶梯上閱讀這本書，便被發覺。該生被發覺閱讀由廉價圖書館借來的書，已是第十三次。我將此書交給學監神父。——助理學監（簽字）」

後面是：

「遵照院長命令，應罰監禁，並予以嚴重警告。」

有一次，德米特里神父（當時的學監）走進斯大林的房間，斯大林還是在讀書，好像沒有看見他似的。

神父惱極了，說：

「你難道看不見誰站在你跟前嗎？」

斯大林站起身來，擦擦他的眼睛。

「我什麼也看不見，」他說，「我只看見眼前有一個黑點。」

於是一八九九年五月二十七日，這個「黑點」便向學院院務會議提出「因政治上的不可靠之故，擬開除杜加希維里。」

這提議給通過了。

但是總要「掩飾」一番。於是公布說，「該生」因欠繳學費，且不參加考試，而無特殊理由，故把他開除。其實是因為他參加政治活動。

幾十年後——一九三一，當人家問斯大林受過什麼教育的時候，斯大林回答：

「因傳播馬克斯主義被一個神學院開除。」

六

斯大林離開了神學院。他已經是一個很有頭腦的革命家了，並且他是在貧困的人們中間生長的，他要參加實際革命運動了。

正如他後來的演講所說：

「瞧呵，天快亮了！太陽馬上要升起了。太陽會照耀我們的。」

是呵，一隻雄鷹飛出了「狹的籠」，一個太陽從滿布「黑點」的地方升起了。

五 創造者的死

——悼念M·加里寧（一八七五——一九四六）——



史。」

「我的一生的歷史，實際上就是工人階級全部的歷史。」
這是M·加里寧九年前競選時說的響亮的話語。這句話，今天我們看起來，真有着深長的意味。

M·加里寧於六月三日逝世了。他的一生是怎樣的呢？我手頭的一本蘇聯日曆上有這樣的紀事：

一八七五年——距今七十一年前，M·加里寧出生於俄羅斯的一個鄉村。他的家是一個貧農的家庭。十四歲，他在鄉下念完了小學，便跑到聖·彼得堡（即現在的列寧格勒）去找工作。十八歲（一八九三）那一年，他進了「老兵工廠」去做學徒，同時他入夜校補習，加強自己

的修養。三年之後（一八九六）他進了普蒂羅夫工廠，接着就變成工人階級解放鬪爭協會最活躍的會員。這個協會就是列寧所組織的一個工人運動團體。再過兩年（一八九八）他正式加入俄羅斯社會民主黨。在這幾年間的活躍的革命運動當中，M·加里寧被捕過好幾次，也被流放了好幾次。

偉大的一九〇五年，M·加里寧回到聖·彼得堡。這一回，他重又在原先工作過的普蒂羅夫工廠裏獲得一個位置。其時被選為布爾塞維克黨納爾伐區委員會委員，這使他能夠在第一次俄國革命（一九〇五年革命）當中演着活躍的腳色。此後的幾年，M·加里寧開始成為職業革命家了。從一九〇八年到一九一〇年，M·加里寧負責在莫斯科進行地下運動。從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七年，他在聖·彼得堡領導革命運動——這就是偉大的十月革命的前夜。他當時負責布爾塞維克黨的機關報真理報，與斯大林保持聯繫，同時與列寧開始通訊。

偉大的十月革命爆發了，在這武裝起義的日子裏，M·加里寧是最活動的領導者之一。工人階級的革命推翻了沙皇的統治。工人階級的黨（全俄共產黨（布））便於一九一九年舉行第八次大會，會中選出M·加里寧任黨中央委員會委員。

一九一九年三月，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斯韋特羅夫逝世後，由於列寧的推薦，M·加

里寧被推繼任主席。這中執會就是當時管理整個新的共和國的最高機構。

在內戰的年頭，M·加里寧經常到前線去，他到處演說，激勵士氣來戰勝革命的敵人。爲了這，即爲了他對於加強紅軍戰鬥力的鼓動工作和組織工作，他兩次得過紅旗獎章。到一九二六年，他被選爲黨的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委員。

一九三五年，他得到列寧勳章，這是蘇聯最大的榮譽。到一九三八年——第二次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正月，他被選爲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這個最高蘇維埃就是依據斯大林憲法而建立的一個管理全蘇的最高機構。

在戰爭中，他一直做國家的元首。在那樣艱苦的日子裏，他的注意力主要是放在國防的最重要的一環上的——那就是：集體農場的糧食戰線。他和斯大林一起，領導蘇聯消滅了納粹的力量，走向和平勝利的大路。到今年三月，他因爲體力不佳，辭去主席團主席一職，但仍任主席團團員。

六月三日，他以七十歲的高齡，作了五十年的革命運動，倒下去了。

這就是M·加里寧的一生。

M·加里寧的歷史，正是工人階級成長的歷史；農人的兒子，工人，革命運動，武裝起義，內戰，社會主義建設，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和平建設，——這是M·加里寧所走過的道路，也就是俄羅斯工人階級走過的道路。

M·加里寧是革命運動者的典型。在艱苦的日子裏他知道怎樣去積聚力量；在戰鬥的日子裏他知道怎樣去激勵士氣；在和平與勝利的日子裏他知道怎樣進行建設。要知道他的偉大，你只要默想一下今日的蘇聯是怎樣的一個國家就夠。自然，蘇聯不是M·加里寧一個人能夠建設成功的，可是M·加里寧是奠基者中偉大的一員！

六 科學戰線上的戰士們

——蘇聯的科學和科學家——

蘇聯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個國家是按照卡爾和恩格斯的革命理論，由伊里奇和斯大林加以發展而創造出來的。在這個新的國家中，人類的知識，人類的科學，和人類的技術，是直接用來改善人類的生活的。世界上從來沒有這樣的地方。世界的科學從來沒有像蘇聯似的，有計劃地，大規模地，直接地用來增加人類的幸福的。世界的科學家，也從沒有像在蘇聯似的，享到最高的尊敬，和得到工作上的最大便利。在別的地方，不管科學家願意不願意，科學的機能是替少數人賺錢，而不是替全體人民謀福利。蘇聯對於科學的基本論點，可以說是導源於卡爾——恩格斯——伊里奇的看法的。卡爾比現下的科學家更能了解科學的理論和它在技術上的實踐底關係。九十年前，他在人民報週年紀念晚宴席上便這樣地說過：

「一八四八年的所謂『革命』，只不過是歐洲社會這乾枯的軀殼裏面一些可憐的意外，一些微小的曲折罷了……老實說，社會革命並非一八四八年創造的奇聞。蒸汽、電力 and 自動的騾馬，才是有着更大的危險性質底革命呢……我們這個十九世紀有一個能夠顯示它的特性的大事實，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一方面是產業的力量和科學的力量，以先前的人類史上任何時期所不曾預想過的姿勢，進入了生活。另一方面又存在着腐爛的徵象，這是超越過羅馬帝國後期所紀錄的一切恐怖底腐爛。在我們的時代，似乎什麼東西都孕育着這矛盾。機械是有着可驚的力量，來縮短人類的勞動，使人類的勞動更有收穫的，我們卻看見機械與過度的工作……即使是科學底純潔的光，也不能照亮無知的黑漆漆的背景。我們的一切發明和進步，那結果似乎就是以知識生活充實了物質生活，把人類的生活給愚弄進一種物質生活裏去。一方面是近代的產業與科學之間的對立；另一方面又是近代的貧困和死亡的對立；我們這個時代的生產力與社會關係之間的對立，是一件顯著的，壓倒的，無可爭辯的事實。有些人也許爲它哭幾聲；另外一些人卻想把近代的技術一筆鉤消，好讓近代的衝突也一筆鉤消。或者他們會這樣幻想：要作出工業上這樣子的進步，非得在政治上作出這樣子的退步，才完成得了的。以我們而論，我們並沒有弄錯把這一切矛盾剷查出來的那種狡猾的精神底嘴臉的。我們知道：想使社會的新生力量能夠工作得教人滿意，只需要教新生的人們做它們的主人，——這樣的人就是勞動的人們。他們是現代的發明，也不下於機械本身的。」

卡爾知道，理論與實踐之間這種無意識的聯繫，怎樣能夠變成有意識的聯繫；而且要這兩者得到充分發展，就只有做到有意識的聯繫才有可能。卡爾的合作者和戰友恩格斯，他一生是近代科學的忠實學徒，他把這一點意思說得更加明白和充分了。他這樣寫道：——

「有了人類，我們就走進歷史的領域。禽獸也有他們的歷史的，這就是他們的來源的歷史，就是他們逐漸進化到他們目前的形態底歷史。但這歷史是人家替他們作出來的，而且他們的參加進去，他們自己並不知道，也並非他們心想要這樣做的。在另一方面，人類呢，他們離開狹義上的所謂禽獸狀態越遠，他們就越有意識的地支配他們自己的歷史，這部歷史上不能預見的事件和不能控制的力量就變得越小，而他們使他們所設想的目標相符的成功就越越大。可是，假如人類的歷史用這樣的方法來量度的話，儘管今天最發達的人民的歷史，在計劃中的目標與得到的結果之間，依舊存在着巨大的空隙的，這一點很清楚；也就是說，預想不到的勢力將會壓倒一切，控制不了的力量比計劃中放在運動裏的力量更加強大……在產業最發達的國家裏，大自然的力量已經給馴服了，給強迫爲人類服役了，而生產也無限的增加了，因此現今一個孩子所生產的，比先前一百個成人所生產的東西還要多。結果是怎樣呢？過度勞動是增加了，人民大眾的貧困是增加了，每十年必有一次大災難。當達爾文證明了自由競爭——爲生存而鬥爭（這是經濟學家們大加讚賞，認爲最偉大的歷史性的收穫的呵）——是動物王國裏面的正常狀態時，他怎樣也想不到，他給人類，尤其是給他的同胞寫出了多麼辛辣的諷刺。只有把社會生產有意識的組織，在那當中，生產和分配都有計劃，纔能夠把人類提高到超出其餘的禽獸的地位。這所謂提高，是就社會的意義說的，恰如就特殊的意義說來，靠了生產，便把人類從禽獸世界上提了出來一樣。歷史的進化，使這一種的組織，一天天更加不可避免了，並且一天天更其可能了。從這裏將會崛起歷史上的一個新時代，在這新時代當中，人類本身和他們所有的活動，尤其是各種自然科學，將會得到沒有前例的進展。」

恩格斯不僅充分說明了只有這個矛盾給解決之後，人類和科學才會有長足的進展，他還預言了這麼一個世界——到今天這個世界已經再明白不過的擺在大家的眼前了。伊里奇在流放時期中，也曾花費了很多時間來分析和批評最近的科學進步。他得到了這樣的意見：

「我們知道，除非我們重建了工業和農業而且不能照老法子重建，我們是不能建立一個新的社會的。工業和農業必須重建在一個現代的基礎上，必須按照科學的最新進步。你知道，這個基礎就是電力，你知道，只有整個國家，工業和農業所有各部門都已經電氣化了，只有你們能夠負起這個任務，那時候，你們纔有可能給你們自己建立起一個舊世代所不能建立的新社會。我們面對着這樣的任務，要在經濟上使整個國家復甦，要把農業和工業從新組織，重新建立在一個近代的技術基礎上，這基礎是安放在近代科學，安放在技術，安放在電力上的。你一定很明白，不識字的人民是不能適合於電氣化的，甚至僅僅能夠讀寫也不適宜的。不僅僅要知道電力是什麼；必須知道怎樣使電力應用到工業和農業上頭，應用到工業和農業的各部門上頭。我們自己必須學習這一點，並且把它教給年青世代的工人。」

從上面的論點出發，因此，內戰與饑饉一過去，蘇聯的科學便按照下面的幾個方面，向着同一的目標進行了：

- (一) 科學的研究是爲了大眾的幸福。
- (二) 科學研究的成果馬上與實踐統一起來。
- (三) 科學到羣衆中去——肅清文盲是先決條件。
- (四) 工業的電氣化。

革命前的俄國科學雖然比較落後，但也有着相當輝煌的成就；自然，科學研究有極大的困難。科學在沙皇政府看起來，不過是可以炫耀的舶來品，所以科學院——儘管它的創立者彼得大帝有着怎樣的意見——總是拿來當作國際間的誇耀的。偉大的俄國科學家，例如羅蒙諾索夫，曼德列耶夫，戈瓦列斯基，和巴夫洛夫，與其說他們是在政府的幫助下面作研究工作，不如說是在政府的牽制下面作研究工作。俄國的科學，就大體上說，是極端依賴外國的，尤其依賴德國和法國。不僅聘來了許多外國的科學家和技術家，並且所有科學儀器實際上都從外國運來——這一點在我們中國人看來，倒是並不出奇的。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新興的俄羅斯資產階級開始需要近代的科學和技術了，甚至設立了一所自由的大學，蘇聯的第一世代的科學家便是從那裏畢業出來的。但這只是局部的情形，就對於全國來說，並沒有收到很大的效果。我們只消舉出一個例子就夠了，比如說舊俄比較發達的科學是物理學。關於物理學的發展情形，舊俄物理學界的宿將約飛教授曾有很真實的描寫。他說：

「革命前的俄國，是因為有一些著名的學者，在物理學史上留下了值得注意的軌跡而感到自傲的。除了D·I·曼德列耶夫是物理學家同時又是卓絕的化學家之外，還可以舉出P·N·萊別兌夫，A·G·斯托勒多夫，和B·B·戈里津來。這三個名字是和物理學上的光壓力，光效應和地震學的重要進步有關的。然而，革命前的俄國學者通常都

是一些「個人」，他們沒有留下一個學派，也沒有留下一定的路線。作為與法國學者或德國學者共同工作的結果，他們總是從外國輸入一些研究的論題。俄國的學者會跑到西歐的一個學派去，便在那裏作著一個學派所研究的論題。若干研究，於是作出了一篇論文，得到碩士學位。這論題再研究下去，便成為博士論文的題目。因此，自然而然的，保持了外國意識中心的傾向了。於是沒有獨立的德國學派崛起了。

「唯一的例外，是莫斯科大學的卓絕的萊比兌夫科學院。可是在一九一一年，卡蘇的政策把它驅逐了出去，而萊比兌夫本人不久也就逝世了……」

「在列寧格勒，一直到革命的時候，物理學的處境是相當地惡劣的。大學是什麼成果也沒有。沒有創造性的路線，可怕的考試制度使大學拒絕了最有才能的物理學家……」

「一直到十月革命，物理學的發展差不多是大學或者在一兩個高等工業學校所獨占的。物理學博士的數目沒有超過十五個。在研究中的物理學家的全部大約有一百人，但其中大多數是以教育工作的職業為主，而以科學研究的工作為輔的。」

「萊比兌夫學派的工作，和列寧格勒的若干物理學家的工作，是有相當重要的科學價值的。然而大部分的科學研究並沒有豐富了科學的世界。這些工作一部分是很「個體的」，只作着觀察，而沒有給出任何理論上的解釋，只是外國研究的變身，或者測定各種常數，等等罷了。在列寧格勒大學，研究生的「科學工作」縮減到只把外國雜誌最近所發表的實驗重複做一遍。」

「即使是最優秀的研究，也只是些片段的研究，沒有形成固定的科學路線，沒有解決深刻的問題，也沒有任何一種工藝上的目標。更可以說的是，在革命前的俄國，差不多沒有產業物理學，形成工業物理學的條件也是很缺乏的。俄國的

工業，由於全部方法都從外國原封不動的搬進來，所以它不需要它自己的科學基礎，而且也就沒有了一個科學基礎。大學物理把自己當作與任何實際應用沒有什麼關係的東西。大學保存着科學的所謂「純粹」，而且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不與產業發生關係。

「這樣一來，儘管有巨大的個人學者，俄國的物理學一直到戰前為止，在世界科學上還是一門最落後，最軟弱的科學。」

自然啦，世界大戰——革命——內戰——饑饉並沒有把這情形改善。（在另一方面，我們可以說，這一連串的事情把科學發展的整個基礎改革了。）一些老科學家，比較保守的科學家，逃到外國去了；另外一些病死或者餓死了；有許多拒絕跟新制度合作，即使合作，也並不誠意。此外，外邊的世界也沒有什麼援助。蘇聯科學惟有在一個嶄新的基礎上建立起來，這基礎卻是一個養育科學的肥美基礎。

經過了革命與內戰，蘇聯的政府開始給科學家一切的便利，來從事蘇維埃的科學研究工作。但早期的鬭爭是多麼艱辛呵！沒有足夠的器械；沒有足夠的人力。機械不能向國外購買，——試想想，當時的蘇聯是受敵視的國家包圍着的呵！人力呢，雖然政府作着熱心的幫忙，但生手的人們都需要若干的訓練。可是他們卻面對着雙重的任務：一方面，要建立蘇維埃的新科學和新的技術；同時，另一方面，要幫助解決國內建設的當前問題。從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七

這第一個十年間的成就究竟有多少，這些成就是怎樣獲得的，這都是將來的人們所要熱心研究的問題。簡單的說，第一個十年是拓荒，第二個十年已有了成功的保證，第三個十年就達到了輝煌的成就。

三

蘇聯科學的特色之一，是它的規模底龐大。照蘇德戰爭前的國家預算，科學研究的費用往往占着個很大的比例。用作科學研究的經費，至少達國民總收入的百分之一；這個數目比當時美國的科學研究費大三倍，比英國大十倍。

這一點可以證明，科學在蘇聯不再是一項奢侈品，而是日常生活所必需，並且和國家的進步及人民的幸福是血肉相關的了。事實上，科學在蘇聯與工業生產方法有很密切的聯繫；不論就它聯繫的密切程度來說，或就它聯繫的方式來說，都和世界各國不同。主要的一點差別是：蘇聯科學底主要任務是滿足人類社會的需要，不是尋求增加生產的利潤。當然，人類的需要包括了生產方式的改良，生產程序的縮短，這些利益是社會的公民所共有的，而科學不再斤斤計較於增加個人的利潤。工人是生產中重要的一分子，所以科學的研究不是如何加緊剝削他們，利

用他們來榨取額外的勞動力，而是關心他們的安樂，改進他們的健康，使他們的智力和體力對於整個事業有益。這是多麼巨大的差別呵！更重要的一點是：要求並且鼓勵所有的工人，把科學應用到工業或農業上。在別的國家，理論與實踐的聯合是只限於科學家與工程師的合作的；至於工人呢，據說只能執行微細的任務。但蘇聯的斯泰哈諾夫運動證明了一個工人是能利用他的科學頭腦來加速生產的。

蘇聯科學的第二個基礎，就是計劃性。科學研究也可以用計劃來規定的麼？蘇聯的科學實踐答道：可以的。

科學實踐差不多每年都有一個計劃。當然，一件科學研究工作是不必限於一天或一年內完成的，但今天或今年作些什麼科學研究，則先有通盤的設計。這種計劃的最高原則，往往是政府給予指示的，然後由蘇聯科學院（最高的研究機關）在國家計劃委員會（最高的設計機關）與各個有關的人民委員會的合作下，研究了整個國家的現狀，工業，農業，運輸，醫藥，國防等的狀況，以這些結果做基礎，就定出下一年的研究路向來。

緊接着的一步是：科學院決定哪幾種研究（往往是最基本的問題）由本院各研究所進行，哪幾種題目可以交給整個人民委員會轄下的研究所去探討，還有哪幾種的工作可以在各

工廠裏的研究室完成。舉一個例，重工業人民委員會附設的龐大的物理工藝研究所是不能花時間來研討一些微細的技術問題的，因為這些微細問題可以在小工廠的實驗室裏得出結果來，它必須研究更重要，更基本的大問題。在另一方面，無論哪一個研究機關，它所得的結果應該馬上報告，這樣才能提早它的實際應用的時間。研究的結果決不限於寫一篇論文，發表在什麼刊物上便算了事。如果研究的結果有技術上的重要性，就送給有關部門的工廠拿去試用。不行時，就可以再行研究，加以改進。

每年的計劃的規定也是很有興味的。首先，每年的秋天，在上面的總的工作路線指示之下，各實驗室的經理人和助手們便擬出一個來年的工作計劃，交給各研究所的所長。所長接到計劃，便和各門負責人詳細加以研究。然後由各研究所的計劃部根據這許多意見，起草一個總計劃，這個總計劃包括各個實驗室的工作和準確的預算，送到主管機構。主管機構就把它所屬的幾個研究所的所長召集起來，共同加以討論，結果定出一年的計劃。

這裏不能把一部計劃搬出來給讀者看。不過知道它的結構，倒是很有趣的。一個研究所的計劃的第一篇，是把研究所分成若干組，各組工作有時是要互相聯繫的，譬如在物理研究所中，便可以分成「原子核物理學組」、「低溫度研究組」等等。計劃書的第二篇則定出若干「問

題，」並加以解釋。例如，「原子核物理學組」的問題可以有「宇宙線的性質， β 線的減縮」等等。計劃書的第三篇，即最後部分，就是一些「研究主題」也即是來年所要研究的細目，和上面第二部分「問題」的部分解決。這主題定得非常明快，連需要什麼儀器，需要多少人，完成時須用多少錢，等等，完全規定在內。

蘇聯的科學研究竟集中一些什麼問題，和當前的社會（生產）需要究竟如何要明白這一點，最好舉出蘇聯科學院為協助完成第三次五年計劃而作的研究大綱來。這個研究大綱當然不能包括當時科學院的全部研究工作。它只顯示了科學院在當時的主要路線罷了。這個大綱大致可以分做十點，你看，每一點都是不落空的。

（一）對於一些有用的金屬，特別是錫，稀有金屬和石油的地質學方法，地質化學方法，地質物理學方法，應加以發展。

（二）在科學的基礎上，創造全蘇的統一電力系統，用高壓線輸送電力，以解決電力輸送問題。

（三）自然氣及各工廠的氣體副產品應加以合理化，並展開其應用。

（四）發明新型的燃料，供應內燃機（研究環狀反應，爆發程序，內燃機關和電動汽車等）

(五)化學及冶金學的工業方法應加以合理化；尋求若干科學方法，使設備能有更好的利用，並且增加產量。

(六)全國穀物產量應由七十萬萬普特增至八十萬萬普特（一普特等於三十六磅）基礎方法是增加肥料（包括種子選擇，泥土化學，植物生物學，肥料學以及農業機械化等等的研究）。

(七)建立科學的基礎，發展動物飼養學和漁業。

(八)發展長程機械控制法，並利用理論物理學，發展工業上的自動方法。

(九)研究如何謀取蘇聯國民經濟的收支平衡。

(十)研究蘇聯各民族的歷史。

關於蘇聯科學的研究組織，我在上面已經偶然的提到過了，主要是分成三方面：最高的研究機關是蘇聯科學院，第二方面是各人民委員會附設的研究所，第三方面是各大學和技術學校及各工廠的研究室。這三者之間和這三者與各工廠農場之間的聯繫，簡直是再密切也沒有了。工廠研究所一有什麼新發明，立即拿去試用，有了結果的時候，馬上通知技術學校，技術學校就可以拿來做教材。假如有什麼基礎問題解決不了時，即刻通知科學院研究。同時，科學院或大

學研究室裏有什麼新發明，也就通知各有關工業的研究所，設法將它作實際的應用。華維羅夫的研究工作就是一個輝煌的例子。原來蘇聯因為國土跨得很遼闊，需要一些變種來適應各處的氣候和泥土。這工作由華維羅夫和李辛珂擔任。——他們研究了優生學的理论，調查了作物的野生品種，研究遠古的史前文明，同時就作出了新的理论，並且供應了有巨大的實際價值的新種。（關於這一點，海登教授在他的科學與日常生活裏有一篇說明。）

四

但你如果以為蘇聯的科學，就只限於或者主要在於研究，那就錯了。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科學變成了教育與文化的基石。科學並不局限於研究所裏，科學在街頭，科學在大眾手裏，在大眾的生活裏。在蘇聯最值得注意的事物之一，就是科學在教育中的地位，或者說，大眾對科學所發生的興趣。學校裏很早就教着科學的理論與實踐。在大學裏所教的科學和技術，非常透澈而且有效。在初期，因為工業上的需要，學生們只經過短期的不完全的訓練，便被派出去工作了；現在這種情形已經不存在。實際上，目前的訓練是以英國標準來延長的；五年大學加上三年實習，才算完成了學習的課程。尤其重要的一點，是社會公眾——有了高度文化水準的工農大眾，對

於科學有濃厚的興趣。這只消舉一個例子就夠了。我要舉的是科學書的銷售情形，而且不是通俗的科學書，是艱深的科學著作和工藝手冊之類。凡是稍見重要的科學著作，不管它如何艱深，都有了俄文譯本，而且銷路不壞。例如狄拉克（Dirac）的量子力學這本專門著作，英文版三年裏只售出兩千冊，但一譯成俄文，初版在幾個月內便銷去三千冊了。在蘇聯，科學發明的消息或者科學年會的論文，通常都像國際新聞或者娛樂新聞似的吸引了大眾的注意。大眾對科學發生這樣濃厚的興趣，除了整個社會變革之外，有兩點基本的原因是值得指出的。第一點，人民好像一向被擯棄在科學的門外，如今打開了大門，他們的喜悅是不可估計的。第二點，資本主義社會中對科學的潛在的敵意，在蘇聯是沒有的。蘇聯的公民不再害怕科學縮短了生產程序，致使他們失業。在蘇聯，科學只會幫助他們得到更多的幸福。

五

現在就來估量蘇聯科學的特性及其成就，那未免為時過早。革命（一九一七）到今年還不到三十年，革命那一年出世的嬰孩現在才二十多歲。在這短短的不到三十年間，蘇聯的科學已經在龐大的規模上組織了集體的研究——這些研究的成果決不是孤立的科學家所能完

成的。

在質的方面，目前蘇聯科學的特性，主要是在於它的創造性，特別是在研究問題的選擇上。而在缺點方面，主要是因為和世界的科學界隔離，沒有得到切磋的地方，這一點在戰後是可以補救的。

偉大的蘇聯科學家巴夫洛夫臨終的遺言指出了蘇聯科學所走的方向。我就拿那篇遺囑來做這篇文字的結尾罷。

以下就是巴夫洛夫說的話：

「對於祖國獻身於科學的青年男女，我所希望的，是什麼呢？」

「首先——是毅力。這一點是要科學工作有成果的非常重要的條件；關於這個，我決不能不帶着感情來說的。毅力，最後還是毅力。從你的最初的工作開始，要把你自己訓練得在知識的獲得上有着嚴格的毅力。」

「你還沒有企圖量度科學的高峯之前，先學習科學的A·B·C。如果沒有熱習了先前已經有了一切，決不可從事於未來的一切。決不可嘗試把你的知識的缺口填補起來，即使是最勇敢的猜度和假設。這樣子的一個氣泡，也許因為它的五光十色，可以使你的眼睛愉快也說不定，但它不可避免地會爆炸的。那時候，你所剩下來了，除了空因紛亂之外，就什麼也沒有了。」

「把你自已訓練得沈着和有耐心。學做科學所包括的沈重的工作。把事實加以研究，比較和積聚。一隻鳥兒，儘管它的翅膀長得空前的完美，要是沒有空氣的支持，它還是飛不了的事實是科學家的空氣，沒有事實，科學家就永遠不能飛，

沒有事實，你的理論是徒勞的工作。

「但是在研究，實驗和觀察的時候，——你要竭力別停留在事實的表面。你別去請教事實於博物館管理員。你要竭力深入到他們的起源底秘密裏去。你要頑強地找尋那支詭事實的法則。

「第二件——是謙遜。決不要以為你已經什麼都懂了。儘管你如何受人尊敬，你必須經常有勇氣自己對自己說：『我是什麼也不知道的。』」

「別讓驕傲占有了你。它會使你在該講和的時候還是固執已見的。它會使你拒絕了有用的勸告和友誼的幫助。它會使你不能採取客觀的看法。

「在我得領導的這個集體中，一切都靠着精神的好壞的。我們全都為了一個共同的事業，我們每一個人都用盡他的氣力和可能，幫助它前進。在我們，『我的』東西和『你的』東西總是分不清的。但是這樣一來我們的事業就獲益不淺了。

「第三件——是熱情。記住，科學要求一個人的整個生涯的。甚至你有兩條生命也不夠的。科學要求你的是極度的緊張和深厚的熱情。你工作與探討，都要有熱情呵。

「我們的祖國為科學家們打開了寬闊的前程，而且——這一點也必須記在心裏——在我們的祖國，是以最高的消費來支持科學的研究的。

「關於青年科學家在我們祖國裏的地位，我應該說些什麼話呢？難道這裏的一切不是瞭如指掌了麼？給他的已經給了許多，但要求他的可也不少。對於青年們，也即如對我們一樣，證明我們的祖國對科學的巨大的信賴，這是一件光榮的事情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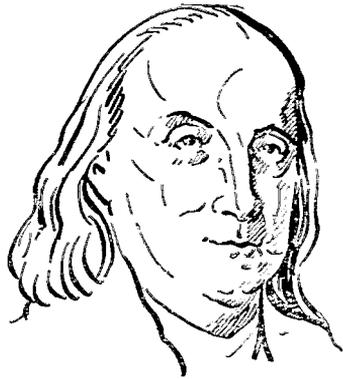
巴夫洛夫說得多有勁兒：國家給予科學家的「已經給了許多，但要求他的可也不少。」的確，他們接受了，也償還了。光榮歸於他們！

第
三
輯

七 道地美國式的民主前驅

——B·法蘭克林的一生——

一千七百九十年的四月十七日，美國一個英雄呼吸了最後的氣息，倒下了。他就是法蘭克林。



「我，法蘭克林，印刷工人……」他的遺囑這樣開頭。大多數人認得他是個發明家。但很少人知道他原來是個工人——更少人知道他是個民主主義的先鋒。英雄的事業就是孤寂的戰鬥，「羅曼羅蘭這樣說。可不是麼？——一百五十五年以後，無數的人民卻要來紀念一個有這樣出身的人。」

美國人說，法蘭克林是一個道地的美國人，道地的美國風格，道地的美國氣派，連出身也是

純粹的美國式。他跟華盛頓怎麼的不同呵！——華盛頓的生活樣式，和十八世紀後半紀的美國，有那樣截然的差別。他覺得美國不能了解他。他的典型，隨着變革中的社會，黯淡下去了。到了最後，終於被內戰所掩蓋。再拿法蘭克林和傑菲遜比較一下吧。傑菲遜已經是十八世紀的人物了，是的，他對於「人民」的熱情和信心，對於美國民主的傳統，曾有過很大的貢獻；但他的典型也早就隔開了美國的政治背景。無論華盛頓也好，傑菲遜也好，要是今天能夠復生，到臨紐約，也將毫無疑問地感到陌生，感到孤寂。法蘭克林可不會那樣子。他是一個出身窮苦的孩子，他是一個節省勞動力的工具底發明家，他是一個積極的政治活動者。他具有現代的美國人的精神，他仍是現代美國人所熱愛的一個人物。

我們只要從三個方面來看：實業家，科學家，政治家。這三個方面正是道地的美國人的代表，正是道地的美國氣派。

法蘭克林的成功，在他的自傳裏已寫得很明白。他的「成功」故事，已經成爲美國民間故事裏的一部分。那是那麼平常的故事，那是一點也沒有誇張的故事。那不僅是那個時候的美國人的寫照，同時也是這個時代的美國人底理想。他底故事是千千萬萬美國「偉人成功史」的藍本，因爲法蘭克林的一生，有着許多美國偉人史上共有的穿插。

譬如說，故事的主人翁必須是生來窮苦的。在法蘭克林正是如此。他的父親雖不能說一貧如洗，但是那製造蠟燭的老人，靠了一點點收入，要養活有十七個孩子的家，可也不算寬裕了。法蘭克林在學校裏呆了不久之後，就跑進廣闊的世界了。——剛到十歲，便跟他的父親一起做工，後來又到他的堂兄那裏學印刷。那位堂兄印行的東西，有不少獨立解放的色彩，給當局抓去了，這就是說困難已經在敲門。法蘭克林馬上繼續他的事業，而且他把工錢省下來，拚命買書念。他每天幾乎連一分鐘也不浪費。他給自己一些很實在的，絕非空洞的自我教育，他研究最好的作家，寫得一手好英文。所有這些，也恰如美國一切傳統的故事所說：主人翁克服困難，努力於兩個目標：——節儉和進修。法蘭克林都做到了。再下去，照傳統的故事裏的穿插，該是艱苦奮鬥的時期了：嘔氣，爭執，流浪。就是這樣子，法蘭克林從波士頓跑到菲拉德非亞，跑到倫敦，又跑回菲拉德非亞。所有那些時候，他顯然是一個頭腦清醒的，勤奮的旅客，恰如前些時候是一個頭腦清醒的，勤奮的學徒一樣。等到故事裏這最惡劣的一段已經過去，於是酬報跟着來了：這個旅客後來重回美洲，慢慢奠定了自己事業的基礎。再下去，便是戰勝了能力和生意經比他不上敵手。儘管這些敵手開頭有聲有色，但是法蘭克林漸漸的追過了他們。隨後一天發展起來，繁榮起來。這中間自然還免不了有個穿插，那就是他結婚了。——這是愛的結合，可不是羅曼諦克的婚姻，而

事業和家室，好像一天比一天的快活的合流了。晚年，他在政治界的聲名更加顯赫，公眾的事業越來越和私人的事業交織成一片。但他並不貪戀這榮華，終於告退。故事的最後階段就這樣圓滿地結束了。

這樣的一個故事，不知曾吸引過多少美國人。不知曾啓示過多少美國人。是的，我們總不免覺得這故事好笑，因為像他這樣的發展，在今天已經不再存在，或者不再可能。社會經濟的變動，消滅了人們貯蓄節儉的幻想，也增加了事業競爭上的困難。但在美國史上，這樣的典型，仍是一個美國人的哲學，或者更確切的說，每一個美國人的處世哲學。

這並非庸俗的傾向，你不能把它跟時下的教人奴顏婢膝的奴隸哲學相比。

他是這樣的一個人，他尊重勞動。他毫無羞慚地寫着「法蘭克林，印刷工人……」在美國，大多數人今天依然認為懶惰是不可寬恕的罪惡，不管你的家境怎麼樣。「法蘭克林，印刷工人——」在社會上的地位，並不比「法蘭克林，出版家」差，也許還要好。

他是這樣的一個人，他信仰着只有不靠別人，自己站起來，才是唯一的生路。法蘭克林擬定了也更改了許多格言，印在每年一度的窮苦的李察底曆書裏。像大家常常說的「早睡早起，使你健康，有錢而且聰明」便是其中的一條。——這格言稍嫌陳舊了一點，但是「自助者天助」

這可是對的呀，這個「天」我們可以把它解作「自己以外的世界。」

他是這樣的一個人，他不把自己變成勞動的奴隸，也從不肯要別人變成勞動的奴隸。多少人是泥土上面的奴才呵，是機械房裏的奴才呵，是經濟的金字塔下的奴才呵，但法蘭克林不是。對於他，勞動只是一種工具，一種到達平安和享樂的工具，卻不是目的。他重視勞動，因為這個新的國家到處都需要勞動。他晚年的時候，對想到美國去的人說：「你們用手勞動的或者用頭腦勞動的人，我們是歡迎得很的。但是空想家，特權家，和自以為生來便可以坐享別人的勞動的結果底人們，請你們別來，因為這裏養不活你們，也不肯養你們。」這是一百幾十年前的話語呵，從這裏面你不是可以嗅到民主主義的氣息嗎？

這種重視勞動，卻又不讓自己變成勞動奴才的觀點，就必然引導他走向科學的領域。民主和科學原是不可分的。

從他最初的日子開始，法蘭克林已經對科學的事物發生興趣。三十七歲的時候，他提議組織美國哲學協會——用現代的話來說，那應該是美國科學協會。這協會收羅了許多卓絕的科學家做會員。他退休的兩年前，全部興趣落在電學上頭。他利用了萊頓瓶。在家裏做着無數的實

驗，他不知道厭倦，而且從他不斷的工作中，確定了正電和負電的概念。他的工作成績使全世界都驚異了，學位像雪片似的飛到他頭上，終於他被選為英國皇家學會的會員。這在當時是學者的最高標誌。

他的科學研究是理論和實踐底統一。對於日常的小事物，他不憚煩地思索，由思索而發明了一些應用的工具。他的第一件發明，是法蘭克林式的火爐，最後一件發明，是用來從高高的書架上取書的機械臂。但他從來沒有忘記研究高深的科學理論，並且他隨時利用種種機會來做實際的科學研究。在他到歐洲去，又從歐洲回來的海程裏，他利用那機會來研究海流，提供了許多航海上的知識。他對風暴懷着滿腔的興趣，他在不同的地方曾作過有系統的記錄，給我們提供了關於旋風和反旋風最初的知識。他的研究範圍很廣博，從物理學一直到農業。他也許不能算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純粹的科學家，但把他列入科學的發明家裏是毫無遜色的。

光是作為一個發明家，也許法蘭克林就可以「流芳百世」了。但他還有政治的一面。這應該從他的早年算起，他在賓夕法尼亞作工的時候，就熱中於一種計劃，一種理想，要使老百姓的生活過得更好。只有從民衆中間來的人，才知道老百姓不是別的什麼，而是真正的「人」。只有

永遠和民衆在一起的，才會了解老百姓的生活需要。

法蘭克林開始他的政治生活，是在被選爲賓夕法尼亞會議員的那個時候。那是一七五一年，他已經四十五歲了。幾年之後，他做了賓夕法尼亞議會的代表，到了倫敦，開始他那民主的外交事業。

法蘭克林的外交事業，顯然可分做兩個時期：在英倫，他做了殖民地的法定代表，（請不要忘記那時候的美國還沒有獨立，）他敢於爲殖民地說話。——這是前期；後來他到了法國，是以新的北美聯邦任命的部長資格去的，在那裏，他爲正在生長中的新的民主國家爭取必要的外援。

在英倫，他說話，他敢說話。——不敢說話的傢伙是多麼懦弱呵！——他不顧一切地反抗那些「領主們」的論點，他們是坐在英倫的安樂椅裏，自以爲天生就有統治美洲人民的權利。法蘭克林一開口，他就感到自己是在代表千千萬萬的殖民地老百姓在說話。他反抗，——但他並不孤單，千萬的人民在海洋的那邊給他聲援。他反對印花稅法。他出席英國的衆院。在那時他是以一個熟練的外交老手出現的。他準備了一切，他想好了他的朋友會說什麼，他也預料到他的敵人會說什麼，然後他從容講出了他的答辯。他的態度，他的耐心，他的邏輯，使支持他的更感到

興奮，使反對他的更覺得忿怒。終於民主的一方面勝利了，那法案只得取消。

但這個勝利並不能解決北美和英倫之間的矛盾，徵稅的問題又來了。那時法蘭克林心中已孕育着一個獨立自主的概念。在人民還不曾想到的時候，他已經想到「獨立」這個字眼了。只有來自人民中間，而活在人民中間的人，才能夠走在人民的前面，因為他是那樣的熟習人民的要求，知道人民的願望，而又比人民看得更深更遠呀！

矛盾愈加尖銳起來，對立的兩方都不肯讓步。他嘗到了艱苦的外交經驗。在一七七五年一月，他看見他的故土和老大的帝國之間，開始了武裝的衝突。他回到美洲，馬上被選為大陸會議的一員，他是那裏面最老的一個。當大家不知道究竟是不是應當一往直前的爭取獨立，而在躊躇不決的時候，他保持着最穩定的立場。他對英國人宣稱：橫在英國人面前的，只有兩條路：打仗，或者妥協。英國人選擇了前者。一七七六年九月，戰爭開始了，爲了戰爭的勝利，他有了新的工作。他獻身於種種實際的策劃，參加了「獨立宣言」的起草。後來他被派到法國去，做這個新生的美國的代表。這一年十二月，他到了巴黎。

他在法國受到多麼盛大的歡迎呵！因爲法國在那時候也正在走上民主的道路。它當然向美洲的兄弟伸出了手。法蘭西的宮廷歡迎他，把他當作美國最著名的人物。法蘭西的知識分子

和老百姓更熱烈地歡迎他，把他當做一個來自新大陸的思想家。法蘭克林成爲法國外賓中最紅的一個了，他懂得怎樣運用這外賓的地位以達成他的任務。——誰都很清楚，這個任務就是法國和新的美洲聯邦底同盟。用了極大的技巧，他贏得了法國伐珍尼部長的力量，從他那裏得到了種種的非正式的援助（這中間最主要的，是金錢。）終於當沙拉托格一戰（一七七八年）給全世界證明美國人真正可以獲勝的時候，他簽訂了法美聯盟條約。聯盟跟隨着沙拉托格戰爭，英軍康瓦里斯的投降又跟隨着聯盟。在獨立戰爭當中，把軍事和外交有力地聯繫起來的，便是法蘭克林。在法國，他還做了別的事情。就軍事來說，他把拉法葉介紹給華盛頓——那個拉法葉就是當時法美友誼的象徵。他也介紹了斯托本，這是德國的大兵。他把美國的民兵訓練成一支強大的武力，這支兵力後來在華盛頓的領導下成爲真正的軍隊。就海軍來說，法蘭克林曾多次設計援助那著名的約翰·保羅·瓊斯，給英國的船隻以很重的損害。

而在發生這一切事情的日子裏，他永遠是一個科學家，思想家，依然是民主主義的擁護者。法國人愛他，他也愛法國人。美國人不止愛他，還需要他，他也始終和他們站在一起。一七八三年九月，和約終於在巴黎簽訂了。美國被承認獨立了。「我們現在是英倫的朋友，也是全人類的朋友了。」這是他最後的呼聲。「讓我們不再看見另外一次戰爭吧！戰爭總是壞的呀！」在今天，我

們還感覺到這呼聲的親切。

獨立還有比這更偉大的事業麼？法蘭克林這一方面的功績，在美國人的心中，是永遠不會磨滅的。戰後他回來了，他被選為賓夕法尼亞的州長。他有拒絕，雖然他已經很老了。到了八十三歲，他才退休，回到他的書室和實驗室去。其時，離開他的死（一七九〇）只有兩年。

一個通俗化的科學家，一個精於事業的實行家，一個勇敢的民主主義的鬪士，三種人格集合在他一身。貫串着這三種人格的，便是他的一個理想，——要使人民生活得更好一點。一個由印刷工人出身的窮苦孩子，到今天還活在美國人民的記憶裏，博得他們的景仰，這難道是偶然的麼？

八 人權的追求

——紀念湯瑪斯·潘恩劃時代的名作

「人的權利」刊行一百五十五年——

一百五十五年前，有些「學者」用盡了氣力在呼喊，作爲一個人，他是沒有權利的呀。多少人聽了拍手掌：那些沒出息的人們，那些吞噬着別人的權利的人們，那些濫用着自己的權利的人們……

也是在一百五十五年前，有一個人實在耐不住了，他帶着憤怒，駁斥着這荒謬的理論：

聽他說啊：作爲一個人，他是應該有他自己的權利的！

我說的這個人就是湯瑪斯·潘恩，你也許不大熟悉這個名字，可是不要緊，你馬上就知道這個名字是多麼勇敢的了。

我說的這本書就是人的權利。你也許從來沒有見過它，可是你會馬上愛上它了。

多少人迫害着他和它啊！——我說的是在一百五十五年前，或者說，離開現在已經一個半世紀了。

你要權利麼？你就等於造反！

啊呀，「人的權利」給迫害着。爲什麼？因爲這一句話嚇死了膽怯的統治羣，因爲這一句話驚醒了被剝奪了權利的老百姓……

險些把他絞殺了，要不是他溜得快的話……

「世界是我的祖國，沒有自由的地方才是我的家鄉。」潘恩說。他要去找尋自由。他尋求着變革。他就是革命的化身。他就是運動的化身。

當美國革命已經完成，當一個偉大的國度已經自由並且獨立了的時候，曾經積極參加了革命的潘恩。如今忽的感到沒有什麼可以給他做了：「沒有自由的地方才是我的家鄉！」而這裏呢，法蘭克林告訴他：「這是一個新的時代！這就是發明！」他能做什麼呢？他還可以做什麼呢？「科學呀，」法蘭克林勸告他。科學，科學，這觀念在他腦子裏轉。他真的研究科學了。當革命成功的時候，他纔四十六歲——不老呵，有句俗話說：「人生是由四十開始的。」(Life begins at

forty)——應該再做些什麼啊。

他研究鐵橋。據說這是鋼鐵時代呵。爲什麼不去研究這樣有用的、這樣普遍的東西呢？於是他計劃，計劃，計劃，做了一座模型，一座鐵橋的模型。人們從四十哩外跑到這裏來看他的模型。但是在美國，在賓夕法尼亞州，他還有很多的敵人，使他不能在那裏建築他的鐵橋。他想起了法國。他會跟法國的科學家們通過信，他對法蘭克林談起過他們，他確信他們是世界上頂聰明的人們，不必說也是頂機智的人們。法國會採用他的鐵橋的，接着全世界會採用這模型的，接着就是光輝，接着就是幸運。

於是他帶着他的鐵橋模型，到了法國。這是一千七百八十七年。法國——那古老的法蘭西帝國歡迎他；他會見了所有的法國的聰明人：政治家，哲學家，科學家，爵士們，學者們。對於一個有才能的人，據說是——沒有阻礙的呀！

既然到了法國，爲什麼不回到英國去呢？——英國是他的老家，他還有一個老母親住在英國。若干年前，他不是在英國作着苦工麼？若干年前靠了法蘭克林的介紹，他不是離開英國到美國去麼？——現在，是這樣近了，爲什麼不回去走一趟呢？一年，兩年，三年，……他離開英國多少年了啊。而且那橋，那座鐵橋的模型，法國人歡喜是歡喜的，但只是歡喜而已。而英國呢？——他那古

老的憎恨消退了，人家不是說，英國比美國更加把華盛頓當做一個英雄麼？

潘恩渡海到了倫敦。

他和皇家學會的主席彭士爵士和天文學家浩萊和東印度公司的蒂杜頓一同吃飯。——每一個都跟潘恩握手，都表示了他們的敬仰。都提到他的常識，那本刺激了美國人民走向獨立戰爭的小冊子。都說：「真要得，真要得，簡直是英國人的骨氣，簡直重新證明了大憲章的古昔的威嚴。」他拿出了他的鐵橋模型，於是又來了一陣的讚美。「在發明這一點上說，」他們說，「我們相信殖民地走在我們前面一百年！」

「天呵，」潘恩想，「他們還把美國叫做殖民地啊。」

於是他回到他的出生的家鄉，——還是那樣的一個老地方：什麼也沒有變，一條一條的田畦，一道一道的籬笆。在美國，這真是在世界外面啊，美國是生活在變革中的，美國拆了一間屋子，卻蓋了更好的一間；拆了一個穀倉，卻又蓋了更好的一個；街道鋪了路面，下水道敷設了；但他的鄉下卻還是若干年前那個老樣子。鄉下的人們也依然像過去一樣的生活着，只是他們認不得潘恩了；誰也記不起了；農人們向他：「呢，呢，先生，您是找潘恩家麼？」

母親依舊活着。九十歲了，又聾，又盲。她也記不起他了。

「唉，」她說：「您說您是我的兒子？」

「是湯瑪斯呀，母親，是湯瑪斯呀！」

「湯瑪斯？——他已經死了。」

「就是我呀，瞧瞧我，母親！」

「您是湯瑪斯？」她擦了擦她那皺紋的臉孔，也不驚訝，也不着惱。

噢，——連母親也記不起來了，他一聲不作，他不久就走了。他每個星期送她九個先令。

他可不是說過：「世界是我的祖國，沒有自由的地方才是我的家鄉。」他又回到法國。法國正在暴風雨的前夜，法國正在尋求自由的前夜。巴黎的光輝生活向他伸開了臂膊，潘恩快活了，他又碰見傑菲遜。

潘恩談起了他的鐵橋。講起他上一次到法國的訪問。談起他回家去走了一趟。

「你覺得這裏怎麼樣？」傑菲遜問他。

潘恩聳了聳肩膊。「路易會改造的，——世界向着這一邊推動。」

「是麼？」傑菲遜很奇怪。「是它爲我們推動呢，還是我們把它推動呢？接着一定是好幾個

寒冷的冬天了……」

一七八八年八月，九月，十月，他又在倫敦了。倫敦的社交世界向他伸開了臂膊。在那十八世紀的盡頭，倫敦正在學時髦呢。

布爾克也在招待他。布爾克是曾經作過一篇偉大的演講，說要跟美國講和的，因此得到了自由主義者的聲名。實際上呢，自由主義在布爾克已經是他青春的過去底一種回憶了；他在潘恩身上看出了一個在思想的人底一種轉變的開端，這轉變，他自己是一度經歷過的呢。他請他吃飯，他帶他到種種鐵工廠去，——那些可能對他的鐵橋發生興趣的鐵工廠。他介紹他認識一些偉大的人物。——酒像江河似的流着，光是一個小房間就點了成五百枝的燭，還有偉大而美麗的閨秀們。潘恩給介紹到伯樂斯的章克（自由黨的前身）俱樂部去。在這裏揭開一張牌，可以輸贏一萬鎊，一手打出去——便是整個的莊園。但倫敦的什麼地方，可憐的下等人都在捱餓。十二個人擠在一間小屋子裏住，工作一天，才得到三辨士；而在那俱樂部揭開一張牌，就等於一萬鎊，兩萬鎊，三萬鎊……

他記得有一次開跳舞會，一位夫人問他：

「潘恩先生，你們這些殖民地在這回獨立戰爭中打了勝仗，你知道我說是爲了什麼原故

呢？」

「我當然不會知道的，夫人。」

「是因為你們那漂亮的，亮亮的，漂亮的，漂亮的青色的和白色的制服呀。我厭惡紅色，我當着亞諾德將軍的面，我當着他關下的面，說，我憎嫌那紅色！」

「斐遜從巴黎寄來了信。信裏告訴潘恩，法蘭西大革命到達了什麼程度。潘恩要去了，——要到巴黎去，——祇是爲了看看，看看那邊的情形，爲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

革命的民衆歡迎他，——潘恩呵！他的老同伴拉法葉，那時是民族自衛隊的司令官，熱烈歡迎他，康多瑟，那時還是個革命分子，用了他那一口的整脚英語，對他說：

「我告訴你，公民潘恩，寫出來的字句不會消滅。前晚我看你的常識，我看呀看的，朋友潘恩！我們是一些好人，我們法國人，我們是一些強力的民衆。文明斷不會因爲我們而感到害羞的。」

「是呀，文明一定因爲你們而感到驕傲的。」潘恩細聲地說。

拉法葉交給他一個很大的，生了鏽的鑰匙，這是巴士的獄的鑰匙。潘恩用顫抖的手接過了鑰匙，他努力忍着淚水。這是怎麼發生的呵？——這是尋求自由，追求權利的象徵呢！

「哭吧，哭吧，我的朋友，」拉法葉說。「人民用他們偉大的行動，已經推動了世界，已經喚醒了在睡夢中的時代了。」拉法葉說。「這鑰匙請你帶回美國去。」拉法葉笑了，「送給我們的將軍。」

他們所說的「將軍」到這時候，還是那華盛頓。

潘恩把鑰匙玩弄着。他私下裏說：「我老了，累了，我可以做些什麼事呢？」他夜裏沒有睡，他睡不着，失眠的老病又來襲擊他，他的腦袋閃過了五十年並不太愉快的記憶，他掙扎着，他飲了一些白蘭地，他又問自己了，「我能做些什麼事呢？」能夠的。有的。但這一天他不知道。他手裏拿着那巴士的獄的鑰匙，坐在黑夜裏。拉法葉託他把它帶給華盛頓。華盛頓在雲裏，拉法葉卻是法蘭西的一個領袖，而他，潘恩，夾在這兩者的中間，卻是空無所有。他反覆問他自己：「你是誰呵，潘恩，你是什麼東西呵？」

五十歲了。他寫信。他寫信回英倫，他寫信給布爾克，他告訴他們法國的一切。——
「法蘭西包孕着我們一切人的一個新希望……」

他說：「這是充分發展的成果，這是人性底昂揚的成果。你們，和最卑賤的掃煙囪的人們，將一樣的享受。」

「勇敢些呵，」他說。

於是他聽見布爾克的聲音了。他聽見布爾克在下院站起來演講的聲音。這演說太兇了，太沒心腸了，他反對法國的革命！他反對人權！這演說是瘋狂的成分多於憤怒的成分了。

「你會回答他的麼？」康多瑟對潘恩說。

潘恩點了點頭。

他回到英國。他在倫敦城外一家旅館裏租了一間房子。他的身邊有一本書，叫做法國革命隨感，布爾克作的。這本書不祇攻擊法國革命，它攻擊一切的革命，一切的進步，一切的希望。

這是一百五十五年前。

布爾克說：作爲一個人，他是沒有什麼權利的。潘恩卻要寫出人的權利，就是要把所見的法國革命寫出來，就是要加以解釋，——辯護麼？那是不必要的。他狂怒地寫，暴怒地寫，寫，即如在打仗以前寫似的，即如在大砲開火以前寫似的。

他又年青了。

書寫成了。獻給佐治·華盛頓，書名叫：人的權利。排好了，付印了。出版家約翰孫跑來：

「天呵，潘恩先生，這是叛逆，這是十足足的叛逆！」

「你剛發見麼？」潘恩笑着說。「書已經排好，付印了，一千頁已經摺好了，你才忽然發見這是叛逆。難道你的出版政策，是先不讀原稿，非等它排好印出來不讀的麼？——也許你是跟布爾克之類通過過信的吧。」

潘恩去見另外一個出版家約但。

「這是叛逆的呀，——」潘恩說，「可別先給印出來才發現呀。」

「你先生是潘恩，今天得識先生，三生有幸，……」約但說。「我愛做這門生意，而且準備爲正當的言論犧牲。如果誰信仰魔鬼的宣言，也可以印的呀！」

他們就來看這本書究竟有什麼「叛逆」了。他們一起在讀，他們讀了一整個下午。潘恩大聲的念：

「銜頭只是一些綽號，每一個綽號都是一個銜頭。銜頭本身是一點害處也沒有的，但在人類的性格上卻表露出一種統統子弟的色彩，這使性格降低了身份。」

「這是叛逆麼？」約但笑了。

「看你怎樣看法。」

「我才中意。」約但念下去

「寬容並非狹隘的反面，而且它的假貨，兩者都是專制主義。一種自以為有死抱住不放『良心的自由』底權利，另一種以為有施捨的權利。一種是以火以柴武裝起來的教皇，另一種是以售賣或贈送贖罪券為業的教皇。……」

「你肯讓我替你印行這本書麼？」

「爲什麼不？」

他印行了。

書出版了。潘恩醉了兩天。常識過去了，如今是人的權利：這是他自己呵，這就是那不朽的閃光，這把帝國顛倒過來，這給人們帶來了希望。一本一本銷出去了。起先是很慢的，一下子快起來了。成千本廉價版偷運進蘇格蘭；一個稅官查扣了兩百本，其實這本書還未禁呢。——一百五十五年，恰如一百五十五年已經過去了的現在。——稅官之類是有特別的嗅覺的，人的權利講什麼鬼扣！但一千本又偷運進去，接着又是兩千本。在山上，在布廠，在鐵工場，在礦坑，有誰不讀人的權利？——因爲他們都要求着這權利啊。

倫敦的要人們也人手一冊了。德封郡的公爵成天打牌，但他的身邊也帶着一本人的權利。爲了什麼？爲了洩氣：每當他要抽煙的時候，就撕下一面來點火。外務大臣格林威爾也有一部。他讀完，把它撕碎。他心裏生了毒念：要把這作者絞殺。——可怕的事呵，我是在說一百五十五年。——保守黨政府開了一個會……那當兒，一萬，兩萬，三萬部廉價版已經發行到全英國去了，……火在地下燒了……

「不管會有什麼事情，」他自己對自己說，「我總得寫得解釋，得把這事情交代清楚。」他寫人的權利第二部。他的鐵橋——忘記了。他曾夢想着做點什麼，如今他在做了。他的疑慮大都飛去了，他寫得很快。第一部——出版的第一部，是革命的手冊，而這第二部，將是一個計劃，是他所夢想着的新世界底計劃。他在寫的時候，他知道他已經被人在監視了。

於是一個很有錢的出版家卓別門來了，他想替他印行人的權利第二部。

「討厭，」潘恩心裏想，他便說：「我要交給約但印行的。」

「約但是什麼東西，」卓別門答他說。「約但是一隻小耗子，咬着書邊的小老鼠。你老兄那樣有力，那樣重要的一部作品，潘恩先生，該印得很漂亮的，用最好的紙張，裝釘得教一個作家可

以自負。我們都知道讀者都是傻瓜，都是拿封面的好壞來批評一本書的……」

「我交給約但印的，潘恩說：「有人說，我的書是叛逆。像你閣下這樣地位的出版家——」

「冒險也是出版的一部分呀。我們擁護印出來的字句和出版自由！」

「條件怎樣？」

「賣版權一次一百個畿尼（註）。」

「全部版權麼？沒有版稅麼？——難道我的作品只值這一點點麼？」

「我是在冒險呀。你會承認——」

「我交給約但印去。」

「兩百畿尼好不好？」

「那麼我的作品增了價囉！你也買了這樣的權利麼？還是把我的原稿拿去交給政府麼？」

卓別門先生可真正忍氣吞聲。「五百吧，潘恩先生。」他說。

「作家的生活不是這樣沈悶的，」潘恩說，「去你的吧，卓別門先生。」

（註）比一磅多一個先令——二十一先令。

「別傻了，潘恩。我就給你一千多一個銅子兒都不買。」

「滾出去！」

「我勸你，潘恩，還是拿了一千吧，一個要被絞殺的人，要錢是沒用處的。」

「你不滾，我把你趕出去啦！」

當他把原稿拿給約但的時候，約但說：「不是我害怕，情勢越來越緊張了。」於是潘恩寫了一個證明書，說是作者宣稱自己是發行人——並且對人的權利底內容負全部責任。

「你不能這樣做的，約但抗議。」

「我要這樣做。」

「晚上可不要走路呀！」

潘恩笑着走了。

忽然一切都到了盡頭！

四個革命細胞給政府破獲了，政府把叛國罪加在人的權利的作者身上。

潘恩會見了約但。

「我來負責，」潘恩說。

「你別——」約但說。「如果他們把你殺了，那就一切都完了；如果他們殺了我，有什麼關係？你瞧，潘恩，世界是你的家鄉。但我是英國人。我愛這島，我愛島上的人民。我看見他們像牛馬拖曳着車子，我要把這繩索割斷。這就是我印行你的書的道理，也就是我可以爲它犧牲的道理。」

潘恩反對，可是他碰見的是一個比他自己還固執的人。終於白律克通知他：「潘恩快逃！」這是一七九二年九月裏的一個秋天早晨。他逃了。他要逃到法國去。

海關檢查他的行李，——一個關員拿起了一本人的權利，罵了一聲：「他媽的，什麼混蛋權利」便嘶的一聲把它撕成兩半，扔在地上。

潘恩不顧死活，一邊回罵：「閉上你的豬嘴！」一邊小心把那本書檢起來。他渡過多維爾海峽。

這就是「人的權利」誕生的故事。



九 監獄與家庭之間

—— 丁·尼赫魯的前半生 ——

一 尼赫魯這樣說

尼赫魯說：「監獄，是我的第二家庭。」

對於尼赫魯，這是真的；對於任何一個革命者，這也是真的。革命者在監獄裏進進出出，就在家庭裏進進出出。世間有誰害怕家庭呢？因此世間也斷沒有革命者害怕監獄。家庭養育着愛，惟有對自己親摯的人衷心的愛着，才能夠真誠地愛萬萬千的人；監獄養育着恨，惟有燃燒起那無可抵抗的恨的火，才鍛鍊出那百折不撓的

革命的意志

統治者滿以為那四壁陰森的牢房就是對付革命者最好的工具。他們可不知道，牢獄的四壁就是萬丈高，也阻遏不住思想的洪流，當然不能絲毫限制心靈的發展。對於一個革命者，進牢獄決不能教他改變他的信仰，甚至還不能算是一種冒險。

「這種生活，」尼赫魯說，「差不多是我們男女同志的共同生活，一點也不希奇。我曾是羣衆中間的一員，我曾和羣衆一道前進，我曾受羣衆的影響。然而，我同時也還是一個『人』。」

作為羣衆的一員，他和三十萬囚徒（註），不，他和三十萬無名的英勇的戰士，一道在獄裏受苦。作為一個『人』，他有一個充滿着偉大的愛的家庭——「監獄，是我的第二家庭。」是的，從家庭到監獄，從監獄到家庭，然而家庭，監獄和他的人民已經打成一片了。爲了衆人的自由，爲了崇高的理想，他和他的家庭都會一下子碰到了監獄。

如果世間真有自我犧牲這一回事，那麼，尼赫魯和他的家庭就是自我犧牲的好榜樣。父親是鬪爭到最後一口氣的——爲了人民；母親是鬪爭到最後一口氣的——也爲了人民；妻子是

（註）由一九二一到三五年這十五年間，印度因政治事件而入獄的，共達三十萬人。

鬪爭到最後一口氣的——當然也爲了人民。尼赫魯活着。他的妹妹活着。他的女兒活着。他們都是偉大的民族底忠誠的子孫。他們爲了民族的解放，盡量傾洩了愛和恨。

「我在監獄裏面消磨了多少歲月呵！」他有時不免這樣嘆息着。「不知多少季節，一個隨着一個地，向着無底的深淵逝去了。」甚至於說：「有時，我好像看見那些已死的昨日之鬼，再度在我面前出現，把過去的記憶帶到我的面前，細聲向我詢問：『這有價值麼？』」

對於一個革命者：這樣的一個問題的答案是一點也無須躊躇的。經過了若干年月的磨練，在第七次的監獄中，尼赫魯說：

「對於好些在公衆面前的有關公衆的事底重大決定，我必定依舊一絲不改。真的，我完全不能改變它們。因爲它們比較我強，連我自己也不能控制的一種力把我拖向它們去。」

二 第一家庭

我們從養育着愛的地方開始。

這是一個典型的範例。在被壓迫的民族裏，一個覺醒了的家，一個覺醒了的知識分子的小康之家（或竟是有產之家），從膽怯到勇敢，從消極到活躍。這也就是尼赫魯的家。

這個家很有錢。父親是個極能幹的大律師。這位老人是可敬的，他屬於覺醒了而又肯去作自我犧牲底那一類。他關心民族的解放，他渴望民族的自由。但他害怕牢獄，他以為用溫和的手段便可以達成這偉大的目的。他慢慢的看出來，溫和派的動作正是壓迫者所喜歡的。也許他起先並沒有意識到，要就是革命，要就是反革命，中間沒有什麼妥協，沒有什麼調和，沒有什麼中庸的。但他至少已經意識到坐牢了。他依然免不了害怕，他在華貴的屋子中，睡在冷硬的地板上，嘗試坐牢是怎麼一種滋味。可是他自已後來真的坐了牢，而且不止一次。——膽怯嗎？這是一個可敬的老人。他用自己的能力，掙來了整個的家庭底開銷。庸俗的人們希望自己的兒子升官發財，可敬的老人卻希望自己的兒子專心做革命工作，別為生活問題操心。尼赫魯覺得經濟上還要靠他老人家維持，很是難過，偶而在閒談中暗暗提到了這一點。老人說，你真笨得很，笨到竟去想這樣的問題。又說，他自己在幾天以內的工作，就可以得到兒媳兩人經營一年才能得到的數目。這位可敬的老人入過幾次獄，做過不少的工作，也一度擔任過國民大會的主席。這位可敬的老人也曾是受人民尊敬，崇拜，讓人民跟着他走的民族英雄之一。這位可敬的老人是一九三一年二月間死去的。他的愛深入到這古老的民族底心中，更深入到這個偉大的家庭的每一個成員底心中。在他死去幾個月以後，當尼赫魯和太太茄夢娜到錫蘭去的時候，覺得環境極適宜於

這老人的休養，「當我——」尼赫魯這樣回憶道，「當我正想打電報到阿拉哈巴德去的時候，這才發覺父親已經看不到我的電報了。」

你也決不能忘記尼赫魯的母親。她是世間偉大的母性中的一個。丈夫死了，兒子被捕了，這年老的母親卻更激烈，更活躍的參加行動，在她身上，你看出了高爾基筆下的母親的面影。你瞧她一九三二年四月事件裏的英勇姿態啊！——這是英國對於不合作運動的印度人民採取攻勢的一年。這一年，許多重要的民族領袖被捕了，但是鬪爭已不可抗拒的到來。這一年，不合作運動幾乎都演成手無寸鐵的人民和統治者的軍警衝突的場面。這一年，到處都流血，到處都大規模的逮捕，示威，逮捕，示威。正月裏，阿拉哈巴德已經有了一場大流血，監獄都擠不下了。四月裏，阿拉哈巴德又發生了遊行示威。這位可敬的母親也在示威的行列裏。示威的隊伍被獸性的警兵衝過來，給衝散了，給毒打了。但是血淋淋的羣衆重又聚集起來，無言的示威繼續進行着。毒打，衝擊，無情的統治者的爪牙以爲在他們面前的竟不是「人」呢。隊伍停下來了。有人找來了一張椅子，讓這位可敬的母親坐在隊伍的前面，左右有幾個人在照顧這病弱的老人，這自由的象徵，這鬪爭的榜樣。逮捕開始了。幾個照顧的人給捉去了。她坐着，她像一座塔似的。她就是婦女們的燈塔。警兵衝過來了，向她衝過來打，把她摔倒在地上，用木棍打破了她的頭，鮮血染紅了地，她昏

了。羣衆都被毆打，被拘捕。可敬的母親昏倒在街頭。若干時間之後，她才被搬回家裏……

憤怒的羣衆聽說她被打，受重傷，死了，——其實她還沒有死，——好像火上添油，再也按不下那洶湧的熱情。他們忘記了「無抵抗主義」，他們忘記了非暴力精神，他們爲了英勇的同志底死亡，向警兵復仇了。他們用拳頭，用木棍向警兵攻擊。——警兵開鎗掃射了，這一回傷亡很多。她沒有死。第二個月，她復原了，並且一如往常地苦鬪着。

尼赫魯的妻子茄夢娜也是這個自我犧牲的家庭裏面忠實的一員。她結婚的時候只有十七歲，而尼赫魯已經三十六歲了。他已經是個活躍的革命者，而她還是個天真無邪的少女。他一向只想着革命，也許她和他之間，起先不大會想着同一的事物的罷，可是在寂寞當中，她和他的理想漸漸的一致了。疾病威脅着她，憂慮威脅着她，然而她也加入自我犧牲的一羣了。當尼赫魯在獄中聽見她第一次被捕的時候，他笑了。她也傲然的對記者說，她因爲能追隨丈夫入獄而覺得歡喜。

她的晚年——其實在一個人的生活史上，那正是壯年——被疾病纏住，但她的意志仍然很堅決。她病重的時候，尼赫魯正在第七次的獄中過了一年。英國當局正好藉着他的妻病重，想把他提早一年釋放，不過附帶一個條件，必須由尼赫魯提供保證，——保證在刑期未滿的日子

裏面，不參加任何政治活動。

充滿愛與恨的尼赫魯幾乎有點動搖了；茄夢娜的病越來越沉重，要是他能夠出獄，當然對她會有好處。可是，怎麼能提供這樣的保證呢？怎麼能不忠於自己的理想呢？……但是，妻子的生命也許就犧牲在這上頭了。難道眼看着她死去麼？……可是……

其時，他又從獄中出去看茄夢娜的病。聽他自己說罷：

「這時，茄夢娜正躺在床上，已經陷入半昏迷的狀態了。她正發着高熱，她自然迫切地希望我在她身邊的；但是當我向她告別，要回到獄中去時，她勇敢地向我微笑了一下，招呼我到她面前去，叫我俯下身子。我照做了，她低聲說道：

「『向他們提供保證嗎？這算什麼！決不要如此！』」

是呀，這算什麼！決不要如此！一年之後，他出獄了。不久，茄夢娜死在瑞士的病院裏（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她看不見四年之後尼赫魯的又一次入獄了。

三 第二家庭

然後我們回到養育着「恨」的地方。

尼赫魯第一次從第一家庭走到第二家庭是在二十四五年前。第一次的出獄，和第二次的入獄，其間只隔了六個星期。這是一九二一年年底到一九二二年初。你知道，一九二一年是印度各派系在甘地的領導下統一運動的一年。這一年年底，英國的皇太子要到印度去，國民大會決定了用抵貨運動來抵制皇太子。於是逮捕開始了，大規模的逮捕。——人們的熱情支配了理智，成千成千地自動投入監獄去，一邊走，一邊高叫着國民大會的口號。尼赫魯和父親同時被捕，各判六個月的徒刑。——父親的罪名是非法團體的一員，所謂「法律」是講究「證據」的呀，那唯一的證據是他的簽名。尼赫魯的罪名卻是散發罷市通知，照當時的法律是並沒有明文規定這是犯罪的。可是「法律」算什麼呵！……僅僅幾個月後，法官說，這是冤枉的，要把他釋放了……法律，法律，這算什麼呵！……他出獄的時候，布店的抵貨運動還是很激烈的，只有一家布店賣英國布，尼赫魯便和同志們去勸告他們，——結果他重又被捕了。這一回是「欺詐勒索」外加「謀叛」罪了，判決一年九個月的徒刑。天呵，這叫做欺詐勒索……這就叫做法律呵！保護什麼人的法律呢？……

看他入獄的紀錄，差不多就是一部印度民族近二十年的血鬪的歷史。每逢時局緊張，或者作出了轟烈的羣衆運動，總有入獄的下場。而每次的入獄，孕育了多少的恨呵。多少心靈在給孕

有着恨呵！

一九二三年，英國把那巴士藩王國的大公撤去，換上一個什麼行政長官去統治。尼赫魯因為去看那裏的示威，給逮捕了。不識字的法官判了他若干年的徒刑。——然而經過幾度的交涉，又胡裏胡塗的釋放了。……印度的民族運動一天天的發展着，到了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大恐慌爆發的一年，達到了高潮。印度革命的空氣濃厚極了。一九三〇年國民大會上通過了爭取獨立案，於是所有的代表都分頭準備入獄，——逮捕是不能避免的了。其時印度人民正開展反抗鹽稅運動，尼赫魯便在運動的高潮中被捕，同時有大批的男人入獄，但是大批的女性都走上街頭。……同年年底，農民代表大會開過了會，展開了抗租抗稅運動，尼赫魯又被捕了。這個運動只做到了一半，因為地主階級大都不肯抗稅。……他被捕以後，生日那一天，父親給他在羣衆面前朗誦他的入獄聲明，激起了無窮的熱情，各處都發生了人民跟警兵的衝突，爲此而入獄的羣衆有五千人。……尼赫魯不就是鬪爭的旗幟麼？……第二年，一九三一年底，農民代表大會開第二次會，形勢很是緊張。他正等待着甘地回來商量對付的辦法，又被捕了。……三年之後，印度發生了大地震，他到處視察，抨擊政府的無能和救濟的不力，抨擊政府不把人當做人。他回來，警察也來了，他迎上去：「我等了你們好久了！」……第八次是在一九四〇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

後。英國害怕印度發生「事變」，把國民大會的代表都逮捕了……一直到今年夏天才放出來。

從家庭到監獄，從監獄回到家庭——如今他又出獄了。但是父親，母親，妻子都已永遠的離開他了。如今他只剩下妹妹和女兒們。正如他五年前所寫的：「我將在四處遨遊之後，回到我自己的家。我自己孤獨地住着，連客人也不會；我在嘈雜之後，需要平靜了！」是呵，他爲一個「人」，他有時該不免感到寂寞，也需要平靜的。——但他並不寂寞呵，多少燃燒的心，在國內，在國外，在向着他，在向着他的身邊集攏來。他也不能安靜，人民需要他，革命需要他，新的世界等着一個古老的民族復興呢。

（一九四五年七月在渝寫）

第
四
輯



十 歐洲智慧的燈塔

——羅曼羅蘭的青年時代——

一 從無字的語言開始

——羅曼羅蘭的童年。他的兩個偉大的先知，貝多芬和莎士比亞。

他的童年消磨在那寧靜的鄉村克拉克米西。如一切的鄉村似的，這裏有的是安適，恬靜，平淡的生活。他的家在運河上的一間古屋裏。他的父親是法蘭西革命者的後裔。他的母親對於宗教有着誠摯的愛。父母的信心和熱情，在羅曼羅蘭的身上開了花。

他的身體很弱，平淡的鄉村生活，對於童年的他並不發生多大興趣。他沈醉在另外一個世界裏，這是詩的世界，

是夢的世界，——他還沒有學會寫字或讀書，就迷戀着音樂了。音樂啊——這是無字的語言，這是一切語言中的共同語言，這是靈魂的偉大底信使。他的母親教他彈鋼琴。他起先陶醉於法蘭西作曲家的流利的曲子，但德國音樂同時也引誘着他弱小的心靈。這時候正是法蘭西給普魯士戰敗的時代。在這鄉村裏，誰也沒有見過德國人，可是德國作曲家莫札特和貝多芬感動了這幼小者。他自己說：「莫札特和貝多芬的痛苦和幸福，慾望和幻想，都變成我的肉體之肉體，骨骼之骨骼了。」他回憶他童年生病的時候，「離死似乎不遠了，莫札特的悅耳的音調，像情人一樣的在枕邊看護我。後來在猶疑和沮喪的生死關難，貝多芬的音樂，在我心中，回復了我永久的生命之花。」

他尤其愛貝多芬。從他幼年時代開始，一直到他晚年，幾十年間幾乎沒有一天不和貝多芬接觸。他後來寫貝多芬說，這是一個不幸的人，痛苦，殘廢，孤獨，痛苦的化身，世人拒絕給他歡欣，他卻自己創造歡欣來給與世人。他用他的痛苦鑄造了這個歡欣。」

貝多芬是他的生命。是他幼年時代的先知。後來他又多了一個先知，那是莎士比亞。貝多芬——德國人，莎士比亞——英國人，作爲法蘭西人的羅曼羅蘭，在童年就熱愛着他們。這和他以後說的話，正好是符合的。他曾說：「我不認識歐洲和亞洲。我只知道世界上有兩個民族：一個上

升，一個下降。」

莎士比亞的作品集是他在塵埃廢物中間尋出來的，這是他的祖父買了下來，久已遺忘了的書。莎士比亞劇中的人物，立刻就激起了他的幻想。他在那平靜得有如一池死水似的鄉間忘記了一切，一切也忘記了他，他獨自坐在椅子上，貪婪的讀着莎士比亞。

這是夢的開始。不應該說，這是偉大的夢的開始。他年紀很小，但他已經開始了偉大的愛。他能夠看見，——他並且看過了廣闊的世界；他並沒有把自己局限在那狹窄的鄉村裏。他的父母也看到了孩子的偉大的世界，他們覺得：這個小鄉村裏的學校，決不能滿足羅曼羅蘭這孩子的奢望。但他們都捨不得讓這孩子獨自到首都去。父親辭了職，帶着妻和兒子，到巴黎去了。父母親要小心地照顧他們的孩子，在大城市裏讀書，長成。

二 到巴黎

——他進路易學院，看見第一個好友。

但是巴黎的嘈雜，可鄙的市儈氣質，幾乎嚇退了這弱小的靈魂。父親把他送到路易學院去——這是一個鼎鼎有名的古典學校。就在這學校裏，他找到了他的第一個朋友。

他的朋友保羅·克勞代爾，和他同時踏進了這個學校，經過了同樣的二十年，後來又幾乎同時取得了歐洲的榮譽。可是克勞代爾的脚步走向着神秘的玄學；羅曼羅蘭卻超出了法蘭西，向着自由歐洲的理想，向着人類解放的目標。於是克勞代爾漸漸被人遺忘了，年青的一代幾乎誰也不曉得這個名字，而羅曼羅蘭卻一天比一天為全世界青年和人民所熱愛。時間是無情的。路只有兩條，如羅蘭所說，「一方面是忍耐，熱烈，恆久，勇敢地趨向光明的人們。——另一方面是壓迫的勢力：黑暗，愚蒙，懶惰，迷信和野蠻。」

可是在路易學院，羅曼羅蘭和克勞代爾兩人，卻是最好的朋友。他們在來往學校的途中，作着無休止的談話，交換彼此所讀的書上底思想，互相激起青年的熱情，其時這兩個青年所欽佩的，不僅是貝多芬，不僅是莎士比亞，還有華格納——這樂劇的始祖。單就羅蘭來說，影響他的，但是那個作為藝術家的華格納，而是宇宙間詩人人格的華格納。

其實對於羅曼羅蘭，貝多芬和裴遼士（法國音樂家）的勢力，比華格納更大。市僧的巴黎，對於這鄉村裏過慣了的孩子，只表現了它的野蠻和兇猛。作為中學生的他，渴望着同情和善意，也和以前一樣，藝術便是他的救主。他整個下午消磨在公開的星期音樂會裏，這就是中學生羅蘭的主要娛樂。

中學時代似乎很快地溜過去了，似乎無甚樂趣地溜過去了。他讀完了幾年，要離開學校了。這時候，青年羅蘭的志趣和義務起了衝突。他這時最熱烈的希望，是想步華格納後塵，做個藝術家，他希望立即成爲音樂家和詩人，寫作英雄的樂劇。他的心中已經泛起了確定的樂想。他要把法國掌故做材料，要學華格納寫德國樂劇似的，創造法蘭西民族的樂劇。但他的父母覺得這些願望過早了，他們希望羅蘭再作更實際的努力，便要他進工藝學校。——結果他考入師範學校，也就是如我們這裏的所謂大學。

三 偉大的夢想的孕育

——他在師範學校裏的生活，他碰到第二個好友。

中學時代溜過去了。巴黎的煩囂也隨着溜過去。年青的羅蘭入了師範學校的寄宿舍，這是限制極嚴的修道院式的生活。幾乎可以說，等於無辜的軟禁，學校生活和外界隔開了，學校生活和實際生活離得太遠。——據當時所想，只有在這種孤獨的禁閉裏，才可以訓練出將來的教師；畢業生裏面最優秀的，便留在學校裏當教師。

這幾年間，儘管他對哲學的興趣很濃厚，但在第二學年，他選了——或者不如說被理性引

誘他選了歷史和地理做他的主要學科。這使他養成了敏銳的觀察力，打下了各種知識的堅實基礎。

在師範學校裏，他找到第二個朋友——也是法國未來的偉大人物。這就是安德烈·蘇勒。在他們青年時代，雖然對於各自的目標並沒有明白的觀念；各人的理想和能力，使他們後來各自走上不同的路徑。他們都自覺地要為一種自以為偉大的使命捨身，他們一點也不為功利或者金錢着想。

蘇勒和羅蘭——也正如克勞代爾和羅蘭一樣，他們的友誼出發自音樂的愛好，尤其是對於華格納和莎士比亞的熱愛。羅蘭寫道：「莎士比亞是他的上帝，也恰如莎士比亞是我的上帝一樣；而且我們為着莎士比亞的原故，常常和我們的教授搗亂。」但不久又發生了一種新的熱情，這就是對於托爾斯泰的熱愛，使他們對於莎士比亞的熱情減輕了。他寫道：「我們之愛托爾斯泰，足以把我們的一切矛盾調和。不錯，我們愛他，各有不同的動機；我們都覺得他是我們的先導。但他一視同仁也替我們打開了無窮的宇宙之門；他是我們大家的人生的啓示。」

羅曼羅蘭在師範學校裏下了不少的苦功。他成天到晚念書，他不知道念了多少書籍。他的教師們都承認他於歷史描寫有着特別的天賦。他一切創作的動機，就在此時形成。他預定了整

個作業次序，同時，他又計劃着一時更野心的著作，即米狄西底喀賽琳英雄時代史。他又偷閒去寫關於詩歌與音樂的文字，卻沒有發表。

在這研究時代，他已經形成了一個夢想，夢想第一部小說，描寫一個真純的藝術家的奮鬥史。這就是他的代表作約翰·克里斯多夫的萌芽。

四 是職業不是使命

——在榜徨的時候，托爾斯泰的長信解救了他的心靈。

師範學校的時代也很快就過去了。擇業的老問題，現在又要從新談起來了。他想從事文學，想從事音樂的職業，他想用語言或者音調去啓發人類的靈魂，但生命所要求的，是嚴格，而不是自由；是職業，而不是使命。

二十二歲的羅曼羅蘭，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該走向那一方面。

這時托爾斯泰被尊爲一代的先導，全歐洲的人民都把他當作真理的象徵。這青年人有一天在矛盾的心情中，坐在閣樓上寫了一封信，寄到遙遙千里的俄羅斯去，好像失望的人向上帝禱告似的，他並沒有希望得到回信的野心，他只有要懺悔他的熱心似的需要。過了幾天，他早已

忘記了寄信給托爾斯泰的這回事，可是一天黃昏，當他回到房裏，卻看見桌上有個小包，這就是托爾斯泰三十八頁的回信。「我已收到你的第一封信，這封信使我心中有所感觸，我眼睛裏充滿着淚水把它讀過了。」托爾斯泰這樣開頭。接着他說，能把人們結合起來的，才是有價值的；爲信心而犧牲的藝術家，才是可貴的藝術家真的呼聲底先決條件，不是愛藝術，卻是愛人類。只有那些充滿了這種愛的人，才能希望他們永遠像藝術家似的，做一切值得去做的事。

青年羅蘭被感動得很利害。一個世界思想的權威，竟肯即時把自己的工作擱在一邊，回信安慰一個異國僻地的無名青年，這是難於比擬的偉大啊。後來羅蘭自己也重現了托爾斯泰的精神。

五 到羅馬去

——他在這裏結識了第三個好友，他尋到了新歐洲的精神。

二十二歲的羅曼羅蘭，正在徬徨：法蘭西的泥土，德意志的音樂，托爾斯泰的規勸，沙士比亞的熱情，藝術家的志趣，掙飯吃的要求，……這一切，從四面八方逼迫着羅蘭，他無所決定，他無從選擇。

機會來了。這個師範學校每年要派幾個最好的學生到外國去留學——讀考古學的派到希臘，研究歷史的派往羅馬。這些留學生裏面，有兩個忽然不願意去，學校便派定羅蘭填補名額。羅蘭本人並不熱心於這件事，他想和生活實際接觸的心太迫切了。他認為羅馬不過是死的過去，不過是呆的歷史，笨的記錄。但這派遣是命令，他只得動身了。

他所分派到的工作，是整理法爾尼斯皇宮殿裏的檔案。他很盡力於他的職務，在教皇宮殿的記錄所裏，他輯成了一部關於教皇沙爾維蒂和羅馬的被人遺忘了的記事。可是不久之後，他便把注意力集中到現實上頭了。他忘記了托爾斯泰，他又被莎士比亞的熱情引誘去了，他偷偷的寫了很多劇本，雖然現在一部稿本也找不到，這件事卻記錄了他那時的心情。

這時候的羅曼羅蘭，是一個孤獨的學人，他愛在書本中尋理想，他沒有朋友——幾乎可以說他是很寂寞的。可是在意大利，他找到了第三個朋友。二十幾歲的羅蘭，結識了七十歲的德國老婦人瑪爾維達。她是個光明的智者，他和她的交情可算是很怪奇的，但他們兩個彼此都有所補益。羅蘭說，是她使他對於她的同時代的偉大人物，有着更正確的觀察；瑪爾維達說，是他使她辨別得出嶄新的偉大。羅蘭天天去看他這位可敬的朋友，他給她在鋼琴上彈奏他所愛的巨人的樂曲。她把羅馬的社會，在羅蘭的眼前加以剖析。瑪爾維達是真正認識羅蘭的，她寫道，「我

和這位青年人的友誼，除了音樂上的關係外，即旁的方面，我也覺得是偉大的愉快。因爲已上了年紀的人最大的快樂，就是能在青年人中間，再發現對於理想主義相同底衝動，對於最高目的底相同的努力，對於世俗與平凡的相同底輕視。爲了個性自由的相同底奮鬥……我和青年的羅蘭，做了兩年的智慧的伴侶。」

兩年過去了。自由與歡樂的時代過去了。學校來了一封信，要羅蘭回去當教師。

他和她一同去訪問華格納逝世的故宮，他和她一同去聽華格納的遺作演奏。「時代使青春向着生命走，」這是瑪爾維達給他的祝福。

羅蘭告別了瑪爾維達，但他們每個星期繼續通訊，直到她死爲止。

羅蘭回去了。他原先是到意大利來研究死的藝術，但他卻發見了一個活的德國。詩歌——音樂——科學這三位一體，便和法——德——意這三位一體相和諧了。

羅蘭找到了新歐洲的精神。他向着新的理想前進。他離開了學校，他開始教書了。這時是二十五歲。

偉大的前景在等待着這個青年。他踏出了第一步。

十一 人民的聲音

悼念 A·托爾斯泰（一八八三——一九四五）

A·托爾斯泰「伯爵」死了。

「誰不知道他是一位伯爵呢？」莫洛托夫說。「但他現在又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A·托



爾斯泰同志是蘇聯最優秀的和最有聲望的作家之一。」

他不僅是一個最優秀的和最有聲望的作家，他還是一個政治家和一個羣衆領袖。

科學會會員，最高蘇維埃代表，對外文化協會文學部部長，調查法西斯暴行非常委員會委員，這一切頭銜說明了他是怎樣積極的參加社會活動。

他的衣襟上佩了紅旗勞動獎章，佩了最高榮譽的列寧獎章。他的彼得大帝得到了斯大林文學獎金的一等獎，他的在苦難裏行進又得到了斯大林文學獎金的一等獎，這一切榮譽說明

了他是偉大的英雄，不朽的鬪士。

他經歷了三個戰爭：一九一四到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一七到二〇年的國內戰爭，和一九四一年以來的反法西斯的愛國戰爭。

在第一次大戰當中，他剛過了三十歲，到德俄前線去當新聞記者，在國內戰爭中，他從事革命與文學活動。在這次偉大的保衛祖國的戰爭中，他已經是六十歲的老戰士了，卻還奔走呼號，馳騁疆場，用他的口，用他的筆，向世界呼籲，宣布納粹的暴行；向同胞呼喊，激起他們的熱情；向敵人咒罵，揭穿他們的假面。

他不僅是作家，他是一個真正的人道主義的鬪士。

一九四五年二月，他倒下了。這個六十三歲的老戰士，在紅軍正向敵人的心臟——柏林——前進的時候倒下了。

六十三年前（一八八三年）他出生在伏爾加河流域沙馬拉附近的鄉間。（沙馬拉就是現在的古比雪夫。當敵人的鐵蹄踏到莫斯科的門檻時，古比雪夫曾經做過蘇聯的臨時首都。）

這個地方是很美的地方。正如一切鄉村那樣的優美。

他曾經這樣寫道：

「在那兒度過了我的童年。」

「花園圍着楊柳和滿生着蘆葦的池沼，曠野上的卡格拉小河。同伴們都是鄉下孩子。生着羽毛的池沼，在那兒只有些古塚破壞了那單調的地平線。……季節的交替，是巨大而且總是像新的事變似的。這一切，再加上我的孤寂的長久的童年生活，發展了我的幻想……」

「當冬天來到的時候，無論花園，房屋，都被雪蓋了起來，夜裏聽見有狼叫聲，狗在恐怖的叫着。當風聲在燈子的煙囪裏呼呼響起來的時候，——在布置得簡陋的，牆壁粉過的寢室裏，把圍桌上掛的吊燈點起來，繼父就常常反覆朗誦起涅克拉梭夫，L·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的作品，或是閱讀着新出版的歐洲新聞。」

繼父——是一個小地主，貴族。母親——是一個很有教養的女性作家。

一方面，他生活在那樣醒觀的「貴族」環境裏。那是一種怎樣的環境啊，充滿了地主階級的殘忍，城內貴族階級的頹廢，邊遠省分中間階級的空虛生活，多麼缺乏一種向上的社會精神啊！

另一方面，他生活在母親那種有教養的文學氣氛裏。——母親曾經是一個有點名氣的女作家，她寫過兒童讀物，寫過長篇小說。她教育他，她用文學的氣氛包孕着他，並且她也一定指導過他學習寫作。

但是奇怪得很，幼年的A·托爾斯泰可沒有接觸過兒童讀物。這幾乎是不能相信的。

從七歲起，他便狂熱的愛着屠格涅夫，愛着L·托爾斯泰，涅克拉梭夫，普希金，——他還愛着那個寫冒險和航海故事的韋恩。

一直到十三歲，他還是躲在家裏念書。「十三歲以前，」他自己這樣寫道，「我過着觀察的幻想的生活。」這中間，從他八歲到十歲的時候，他經過了三年的大饑荒，五十年後他說：「大饑荒……給我留下了一個極深刻的印象，這印象到今天還在我心裏。」他又描寫那時候的情形：「那時田地都龜裂了，青草都乾枯了，葉子都飛散了。田野都變成一片焦黃了。把一切都燒焦了的暗霧的巨浪，將地平線包了起來。村中茅屋的屋頂都拆光了，——把蓋屋頂的乾草都拿去餵牲口了……」

還沒有進學校，他已經學寫小說了。——結果也許並不好，因為母親後來就沒有再迫他寫作了。

十三歲，他進學校。這是瑞芝蘭實業學校，一直到十八歲。這中間他的文學底才氣又擡頭了。他寫詩，他寫了，撕了，又寫，又撕，不知道是誰或者什麼鼓舞他這樣做……

十八歲那一年，他畢了業，到了聖彼得堡，考進了工業學校的機械系。

這是二十世紀的第一年……

二十世紀來了，這真是偉大的世紀，人民的世紀，革命和流血的世紀……

他過着大學生生活，他參加過學潮，他參加過罷課，他加入了民主社會黨的組織，他參加過示威遊行，他參與了偉大的一九〇五年的流血鬪爭……

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在俄國開始了革命。

俄日戰爭當中俄國軍隊的敗北，——把俄國專制制度的全部腐敗都暴露出來，把它的政治基礎給破壞了，這一切促成了革命的到來……

工人已開始由經濟罷工和同情罷工過渡到政治罷工和示威了。民衆與軍警間的武裝衝突日益頻繁了。

鄉村也隨着城市發動起來了，農民騷動從春季開始了……

工農運動底發展和軍事前線的敗北，影響到軍隊了。

在這情形下面，資產階級也動作起來了。它害怕要求民主的人民，它力謀和沙皇勾結起來，它「爲人民」要求些小小的改良，來「安慰安慰」人民，以分散革命的力量。

沙皇政府繼續用兇猛殘酷的手段鎮壓人民。

二十幾歲的 A·托爾斯泰便在鬪爭和示威當中，養成了鐵的意志。A·托爾斯泰不是一

個旁觀者，他從頭便是人民戰士裏頭的一個。

大學停閉了。他離開了彼得堡。他到了列茲金，進了那裏的工科大學。

他又寫詩了，這二十幾歲的工科學生。

一九〇六年，他的母親死了。他回到了彼得堡。第二年，他寫了第一部詩集。他這時不止寫詩了，他開始了散文的作品。

從此以後，他寫，寫，他開始了他的寫作生涯。他寫了足足四十多年一直到最後的日子，他還在寫彼得大帝。

歷史吸引着他。——從青年時代開始，他便被歷史所誘惑。四個歷史的時代吸引着他。爲了暴君伊凡時代，——他寫下了一部恐怖的伊凡。爲了彼得大帝時代，——他寫下了輝煌但是未完成的彼得大帝。（未完成又有什麼關係呢？蘇伯特的未完成交響樂，至今不還是音樂上珍貴的遺產？）高爾基說：這部書是俄羅斯文學中第一部真實的歷史小說。國內戰爭時代吸引着他，——爲了這，他寫了糧食和在苦難裏行進三部曲。這三部曲的第一部姊妹們，第二部一九一八年是早就完成了，第三部陰暗的早晨卻直到納粹德國侵蘇的第一天才完成。第四個時代——

偉大的保衛祖國的戰爭吸引着他。爲了這，他寫了一些強有力的尖刀似的散文和一個劇本（勝利之路）

在戰爭中，他把大部分時間精力獻給爲戰勝敵人的實際鬪爭裏。

你看他的畫像呵：高高的前額，頭髮向後梳着，大鼻子，厚厚的嘴唇，嚴肅而堅定的面孔，兩隻眼睛望着前面，放射出有力的光芒……

他不只是一個人民的作家，他是人民的領袖，人民的先生……
他將永遠活着。



十二 魯迅在故鄉

——「黑暗中國的明燈」中的一章——

「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途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

——魯迅

豫才（註）十三歲這一年，家裏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整個家族要靠豫才的祖父來維持生計，可是豫才的祖父卻因為別人的牽連，被關到獄裏去了。祖父雖也做過京官，但顯然並沒有像時下的人似的，做了京官而發財的事；不過他家裏倒還

〔註〕魯迅是周豫才（樹人）的筆名。

有四五十畝水田，並不很愁生計，現在他被捕了，家裏不但沒有人來維持，而且那四五十畝水田和房產，也不得不逐漸變賣，換得金子銀子，拿到衙門裏去，向上下各處打點了。

父親是一個病弱書生。賺錢既非他的本領，做事也不是他的所能。一切變賣打點的事情，便完全落在少奶奶——即豫才的母親肩上。

弄到後來，能變賣的都變賣了，父親和母親天天愁着臉相對——加上父親的脾氣壞，對孩子又兇，母親便叫他別再上學，讓他寄住在一個親戚家，有時還被稱爲「乞食者」。

小魯迅受不起這樣的精神折磨，他幾次三番要求母親讓他回家去，「就是啃菜根也好，」豫才心裏想。

終於讓他回來了。

二

然而就是這個時候，他的父親早已生了重病，這是水腫病。有三四年，豫才便躲在家裏過着黯淡的日子。幾乎每天出入於當舖和藥店之門——藥店的櫃檯正和他一樣高，而當舖是比他高一倍。從一倍高的櫃檯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梅毒裏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櫃檯上給病着

的父親買藥。回家之後，又須忙別的事了。因為開方的醫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藥引也奇特：冬天的蘆根，經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對的，還有平地木……都不是容易辦得到的，比如這「平地木」就誰也不知道是什麼植物。問藥店，問鄉下人，問賣草藥的，問老年人，問讀書人，問木匠，都只是搖搖頭，臨末才記起那遠房的叔祖，問到了他，才算解決了。

有一天，這位名醫診視了病人，豫才又捏了一把汗，擔心着這一回要我的藥引子，恐怕又不是平地木了罷。可是名醫這一回沈吟了一下，便說：

「我所有的學問，都用盡了。這裏還有一位陳蓮河先生，本領比我高。我薦他來看一看，我可以寫一封信。可是，病是不要緊的，不過經他的手，可以格外好得快……」

豫才打了個寒噤。「病是不要緊的，」那為什麼名醫也實行「撒退」了呢？第二天，來看父親的病的，不是先前那臉孔圓而胖的名醫，而是本領更高，臉孔長而胖的陳蓮河了。

陳蓮河大夫也使用那離奇古怪的藥引子，這不消說，他又用一種特別的丸藥叫做「敗鼓皮丸」，這丸藥就是用打破的舊鼓皮做成的。——因為水腫一名鼓脹，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服它。

「敗鼓皮丸」用過了，父親的病卻只是一天比一天沈重。

這一天，眼見得什麼藥引也用過了，什麼藥方子也開過了，敗鼓皮丸也不靈了，陳蓮河診過了病人，便說：

「我有一種丹，點在舌頭上，我想一定可以見效，因為舌乃心之靈苗……」

第二天，「心之靈苗」點過了，可是一點功用也沒有。陳蓮河大夫皺着眉頭，悄悄的對豫才的母親說：

「我想，陳蓮河說着，鬼鬼祟祟的向四周望了一眼，「可以請人看一看，可有什麼冤愆……醫能醫病，不能醫命，對不對？自然，這也許是前世的事……」

三

豫才好久沒有上書塾唸書了，雖然他還時常記起那禿先生說，「到七十便從心所欲，不踰這個矩了。」和那個三昧書屋的先生搖頭擺腦的「千杯未醉啊……」如今在父親的病榻旁，他一有空就翻讀他心愛的書。

起先是長媽媽即阿長買來送給他的四本山海經，這是「圖文並茂」的書，曾有一個時期，

他天天夢想得到這部書而得不到，得到了，便變成他最心愛的寶貝。

接着他熱中於二十四孝圖，雖然他對於其中幾個故事很是懷疑，另外的幾個，甚至引起他畢生的反感。

在這當中，他又讀了記載殺人不眨眼的張獻忠底暴行的蜀碧，偶而在破書堆中發現了一本不全的立齋閒錄，看到了永樂皇帝的上諭，——即是如今的「手令」——便將憎恨移到這劊子手似的暴君身上去了。

和這同時，他又常聽見人家談論洋鬼子挖眼睛的事。——並且曾有一個女人，原在洋鬼子家裏傭工，後來出來了，據說她所以出來的原因，就因為親見一罇鹽漬的眼睛，小鯽魚似的一尾尾積壘着，快要和罇沿齊平了。她為遠避危險起見，所以趕緊走。

暴君們的殘暴，在這幼小者的心靈上投下了一片恨的陰影；對於洋鬼子——執行殖民，侵略政策的洋人——的恐怖心理，把這恨的陰影加深了。

四

這一天，周家緊張極了。

父親在牀上喘着氣。母親含着淚水給他按摩着胸口。豫才看着父親難受的在喘氣，一種思想閃電似的，在無助的心靈上閃過了：「天哪，還是快點喘完了罷……」他馬上覺得不該，恰巧藥煎好了，豫才幫着母親把它灌進父親嘴裏；好一會，父親的喘氣還是不停止，這時，隔壁那個衍太太進來了。

衍太太一進來，看見這情形，也不問病，也不做聲，轉身就走。衍太太走回來時，她已經帶來了幾個用人，便迫着母親給父親換衣裳了。

「等什麼空等，白等。」——情歸情，理歸理。快來給周大爺辦好後事要緊。」衍太太聲勢洶洶的說。

母親眼見要哇的一聲哭出來了，但她忽然又抑制着自己。豫才看見一連串的淚珠，一滴一滴的從眼睛裏擠出來，落在她的臉孔上，然後幾顆合成一顆，撲索撲索的落在衣衫上，或者滴在地上。

豫才感到有些異樣了。

然後他看見用人們幫着母親給那喘着氣的病人換了衣裳。

然後他看見父親喘得更利害了。

然後衍太太又提高了嗓子：

「燒呀！——燒『高皇經』呀！」

在這一半是命令，一半是商量的口吻下面，有一個用人便把衍太太所謂「高皇經」的東西燒化了。

豫才一邊注視着那越來越利害的喘氣，一邊卻免不了受好奇心的誘惑，時不時回過頭來端詳那「高皇經」究竟是什麼玩意。

原來就是紙錠呀。在喘氣的病人面前，而不是在死人的墳前，燒化着紙錠了。

然後，只見衍太太又努動着嘴唇，——似乎又要發命令了。終於抵了抵嘴唇，命令便像冰塊一樣，打到豫才的頭上：

「叫呀，你父親要斷氣了。快叫呀！」

父親其實並沒有斷氣，豫才看見他還在喘着呢。

不知道是受了什麼東西的暗示，豫才便在這命令下面「叫」起來了：

「爹爹！——爹爹！——」

豫才有點茫然，雖然他在叫着。衍太太望了豫才一眼，這一眼，好像說豫才叫得太輕似的；於

是豫才便下意識的用勁叫起來：

「爹爹——爹爹——」

病人喘着氣。顯然他聽見那震天的叫聲，痛苦地眨了眨眼皮。母親哭着——也有點茫然。只有衍太太的頭腦最清楚：在她，別人的苦難正是他的享受。她對豫才說：

「大聲！他聽不見，還不快叫！」

豫才再也「大聲」不了啦；然而光是這些叫聲，這些動作，給病人帶來了更大的痛楚。他喘氣喘得更急了；他甚至連眼皮也不願意眨動了。也許這時候他真的聽不見那叫聲了。喘着喘着，忽而一切靜下來——完了。

豫才看了衍太太一眼，好像說：看你怎麼辦。衍太太為表示她的預見已經猜對起見，幾乎準備要笑了，但忽而記起在這場合，笑是不合式的，因此把那微微張開的嘴唇改了形，發出大聲的長嘆。然後意識到她自己有新的任務了，便跑到那時已經在推着手，放聲大哭的母親身邊，扯着她，摟着她，對她說些分明是合乎禮儀的話，而這一串話語，卻淹沒在母親悲苦的哭聲裏了。

豫才因衍太太而惹起的惡心，其時達到了極點；使他暫時忘記了父親的死亡。

五

但他怎麼能忘記窮困呢？

家境是越來越困難了。母親，兩個弟弟，他自己，——而他才十六歲。祖父呢？——祖父還在獄

裏。

難道「家」這副擔子，就這樣落在他肩上麼？

難道十六歲的豫才，就背負得起這副死一樣沉重的擔子麼？

難道這個「家」，就眼白白的讓它窮窘下去，漸漸的衰萎，乃至於消滅麼？

他幾乎想把這個「家」，用自己的血汗重新建立起來；有時他儼然是個道貌岸然的「家長」。看見了弟弟在放風箏，他就撕破了那風箏，他想：這是沒出息的孩子所幹的玩意兒，幾乎看不見（或者甚至不願看見）他的弟弟絕望地站在小屋裏。

現實粉碎了他的一時的幻想。

老大的「家」注定了非衰落不可的了！

這些日子不知道他是怎樣過的，他沈落在無窮無盡的困苦的深淵裏了。

有時他偶而也去看衍太太，也稍微露出了那窘迫的狀況來。

衍太太笑着說：「那容易！」

豫才摸不着頭腦？「有什麼辦法？」

打了個哈哈，衍太太道：「拿母親的錢去，不是得啦！」

豫才更加莫名其妙了：「衍太太，母親哪裏有錢？」

她作了狡滑的一笑，「可以拿首飾去變賣呀。」

豫才說：「母親也沒有首飾。」

其時，衍太太本能的望了望四周，然後輕聲的說：「到大櫥的抽屜裏，角角落落去尋去，總可以尋出一點珠子這類東西……」她說着，又狞笑了一下，做了個鬼臉。

豫才猛然記得，他才五六歲的時候，當她看見別人的孩子在吃冰，別人都在禁止，她卻拍着手掌說：「好，看誰吃得多，看誰吃得快。」那時候，她的臉上也露出了這樣的狞笑來。

豫才抖了一下。

他知道有點不對了，便連忙走了。

不久，外邊便有人傳說：豫才已經偷了家裏的東西去變賣啦……

豫才心裏難過，越難過就越不敢見人，越不敢見人，看見了人就不免一陣臉紅。他不能呆在這悶死人的環境裏了。無知，陰險，晦暗，倒退，無恥，……他的四周儘是這些東西。他得走了。

他非走不可。他要走異路，逃異地，去尋別一類的人們，去尋爲故鄉人所詬病的人們，無論其爲畜生或魔鬼！

他決定到南京去。母親湊了八塊錢的盤費，送豫才趕路。

她哭了。

他昂然的離開了故鄉。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聞日本無條件投降之時。)

十三 科學家·歷史家·思想家

——悼念 H·G·威爾斯（一八六六——一九四六）——

威爾斯這個名字，我們的讀者是相當熟悉的一些人念過他的洋洋巨著世界史綱，另一些人看過他的科學幻想小說。本年八月十三日，他離開這個世界的消息傳了出來。處在充滿着火



藥味，充滿着獨斷與暴力的環境裏的我們，對於這樣一位歷史家，科學家的死，不免要感到惋惜，同時更親切的感覺到：從此我們又失掉一位如此平凡，卻又如此難得的朋友。——這位朋友，在他的一生（除卻晚年一個很短的時間）裏，洋溢着那樣樂觀的自信；這位朋友，在世界上最黑暗的時期，向着暴力，法西斯，和可恥的綏靖政策及其執行者投

槍；也就是這位朋友，貫徹一生，反對非正義的戰爭，反對橫蠻的非人道底暴行。有一個通訊社把他的死和早已逝世的他的同時代人相比：高爾斯華綏，巴雷，哈代。自然，這

三個名字都是高貴的名字，誰都知道他們的小說、戲劇和詩，是英國文學上的珍珠；然而這三位高貴的靈魂，卻比不上威爾斯那麼可愛——是威爾斯，親自拿起了尖槍，向反動的勢力投擲。對於人類，威爾斯是自由思想的象徵；這一點，或者將掩蓋他的科學家、小說家、歷史家的聲名……

H·G·威爾斯生於一八六六年九月二十一日。照中國的算法，今年已是八十一歲了。他的家庭並不富有，自小活在困苦中。他的學問主要是靠自修得來的。二十二歲他在皇家科學院得到了學士位，跟着過了幾年緊張的教書生涯，因此損害了他的健康。就在這期間，他開始寫一些雜文，接着又開始寫小說——一些以科學知識為骨幹的小說。這些早年的作品今天有許多已經被人忘記了；但多少年來他還是寫、寫、寫，保持每年兩部的記錄。時間機器、隱身人、未來世界、充滿了科學，也充滿了人間味。

在這當中，他的興趣轉向歷史。他寫出了那部曾經銷行一百五十萬冊的世界史綱——這部書在我國早就有文言譯本。後來（一九二二年）他又另外寫了一本更簡明的世界簡史，這部書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差不多可以當做小說讀的。」他說，這本書不是世界史綱的撮要，而是念史綱之前的「準備書」或「入門書。」我翻着這本書的一九四一年三月的修訂本，我忽

而想起誰說的話：這威爾斯，又從歷史家變而為宣道者了。

作為歷史家來看，也許威爾斯並沒有什麼不朽的建樹。可是有一點不可磨滅的功績，就是歷史的通俗化。這是和他的宣道者的思想相吻合的。他宣的「道」就是他所加入的英國費邊社的「道」。——費邊社是被稱為「社會主義的改良主義」底團體。於是威爾斯熱心於政治了；不，也可以說他是熱心於人物、歷史、和宣道。他到美國去訪問了羅斯福，然後到蘇聯去訪問了斯大林。不幸這位充滿着正義感的本質上卻是改良主義者底威爾斯不能了解蘇聯；蘇聯使他失望。然而他在著作中卻從沒有抹殺蘇聯的成就，例如在上面提起的「簡史」第三十六章裏，他說：「……儘管如此，蘇聯的物質生活似乎一直在好轉，艱難逐漸的減少了，而且在大眾中並沒有不滿意的表現。這形勢是沒有歷史的前例的……」

威爾斯是可貴的，他反對法西斯獨裁，他說：「無論什麼地方，在獨裁者的統治下面，就等於取消了科學的創造力和世界主義的思想，就等於回到軍國主義的實現。」

威爾斯是可貴的，他反對戰爭。「假如我們不能締造世界和平，成為天下一家，就得準備耳朵裏聽到陌生人的聲音，家中有陌生人的眼睛看着我們，陌生人的刀常攔在我們的喉嚨口，使

我們畏懼，並且感到死亡和危險。」

對於今日的我們，威爾斯有幾句話正好擊中我們的心弦。這也是可貴的一點。他說：「不把人類的心聯結在一起，那就只有毀滅。如果不毀滅，那就會進入一個更成熟的能力底階段。這中間沒有別的出路。不上去，就得下來。一個人決不能就現狀永遠的拖下去！」

這是多麼有力的話啊！

威爾斯總是充滿了自信的。目前世界正好缺少這東西。有的人在恐慌着第三次大戰的即將降臨，有的人在艱苦的現實面前悲觀頹廢。可是威爾斯並不。他昂着頭，告訴我們說：

「我看見智識者在增加，人力在增加。我看見在生命的面前，一切可能性在永遠的增加，這一切我不知道有什麼止境。存在對於我恰如一個永遠的黎明。我們的生命，如我所認識的，是在一種希望中游泳的啊。」

在這樣的希望中他寫下了幾十部作品，在這些作品中他帶給人類信心，樂觀和希望。

後記

這裏所收集的十三篇（其實是十四篇，其中有兩篇拼做一篇）文章，是我這兩年間所寫的關於人物的述評底結集。最早的一篇寫於一九四五年二月，最晚的一篇寫於一九四六年十月。在這個期間裏面，除了一些短稿及雖已發表但現在已無從收集的之外，我的關於傳記之類的東西，大抵都收在裏面了。我不把它們稱做傳記，是因爲在這許多篇當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是和通常的所謂「傳記」相像；大部分形式既各不相同，內容也大抵只寫一個時期或一個事件，因此有的變成特寫，有的只是發抒感想，有的倒是長篇大論，泛談一羣人了。所以如此的原因，現在回憶起來，是有好幾個的：

第一，這些文章是在不同的時間和地方寫出來的，最初也沒有打算每篇寫得一律，好讓後來收集成書。而寫作的兩年間，又是世事變化得最利害的日子；別的不去說它，單就我自己而論，這兩年就迫使我由南跑到北，由北跑回南，又由南跳向東。生活既然變化得這樣利害，文章的體例也就不能強其相同了。

其次，這許多篇可以說是我對於傳記這一部門的嘗試。既然是嘗試，也就大膽的寫，——並且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去寫。

方式雖然不同，可是這十三篇的中心，卻只有一點：寫人。青年們對於「人」往往有美麗的憧憬。一個學音樂的，他的心中總有一系列的「神」：「巴哈」、「莫扎特」、「貝多芬」……一個愛文學的，他的心中也有另外的一系列：荷馬、莎士比亞、托爾斯泰、羅曼羅蘭……對於各自心目中的神祇，他們卻寄以無窮的追慕。在這慕之餘，也常常驚駭於他們的「神奇」，這就是說，因為時間與空間的阻隔，使他們不能透澈了解這些英雄們的成長，是積聚了無數的艱辛的鬪爭而得的結果，往往以為英雄們都具有「神奇」的力量，登高一呼而天下平。時下的所謂「傳記」家們，便利用了這種心理，總是把人們心目中的偉人們，描寫成一些離開人間的神。要寫革命家，就連他兩歲時候的啼哭，也合乎革命的規律。我會不止一次地厭惡把人變做神的看法。我相信一定也有不少的青年朋友和我一樣的厭惡。所以當我一有機會來作寫人的嘗試時，我就努力將巨人還原做一個人。不論我的嘗試只有百分之幾的成功，我還執着地要這樣做。

英雄的事業就是一連串的苦鬪——與命運的搏鬪，與惡勢力的搏鬪，與傳統的搏鬪。在這艱難而孤寂的戰鬪中，時時有痛苦，有錯失，有迂迴，但自然也有歡欣……於是經過時間的考驗，

戰勝了！這就是英雄。這中間，依我看，沒有一點奇蹟，沒有一點僥倖。如果你了解這苦鬪的過程，那麼你就能汲取他們的勇氣做我們的養料。『倘使我們太弱，』羅曼羅蘭這樣寫道，『就把我們的頭枕在他們膝上休息一會罷。他們會安慰我們。』

多少年來，A·莫洛亞（Anthe Maurois）E·路德威希（Emil Ludwig）吸引着S·茨維格（Stefan Zweig）吸引着我，而羅曼羅蘭尤其吸引着我。貝多芬，托爾斯泰，米克朗琪羅，裴遼士，那一個不在羅蘭的筆下放出光輝。這不是上界的光圈，這是人間味的光輝。這裏最初幾篇，就是在羅蘭的影響下面寫成的。——羅蘭（第十），斯大林（第四），羅斯福（第一和第二）都有這樣的傾向。住在重慶時候，我又讀到了美國的新進傳記小說作家法斯特（Howard Fast）的幾部作品，集子裏有兩篇是受他的影響寫成的。

這十三篇文章分成四輯。第一輯是關於偉大的羅斯福的。他的死，現在已經證明，是全世界無可補償的巨大損失之一。誰也不能說人可以扭轉歷史的行程；但是一個英雄卻能夠加速歷史的進展。羅斯福就是這些英雄當中的一個。如果在戰爭中換了一個杜魯門做美國總統，如果

貝爾納斯代替了赫爾做戰時美國內閣的國務卿，那麼，美蘇英就斷不能像在過去幾年間的合作，因此勝利也就不能這樣快到臨。——雖然人民都知道法西斯蒂是終有一天會垮臺的。

當羅斯福逝世的消息傳到山城時，每一個人心情的沈重，真是不能描寫的。悲哀而惋惜的濃霧，頓時遮蓋住這個戰時中國的首都。連對於政治的感覺最遲鈍的人們，也免不了歎一口長氣。懷着這樣的心情，我寫下了第三篇的1。第一，第二兩篇卻是此後一月寫成的。一年之後，中國由合而分，懷着比去年更沉重的心情，我寫了第三篇之2。又因為這篇的對象是更年輕的讀者，我又極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只重複了一次羅斯福生前所指導的幾個原則。

第二輯的第一篇所記關於斯大林的故事，是根據蘇聯幾本傳記書寫的，其中有一本好像是雅羅斯拉夫斯基（Yaroslavsky）的斯大林的學生時代。篇前所引的歌，是名詩人因紐希金（Inushkin）寫的，會由十多個音樂家分別譜成曲子，得獎的哈察吐蘭（Khaclaturyan）的大合唱，也是譜這首歌的。我譯的蘇聯名歌集（一九四一）裏面就收有同一首歌的三種譜。

第六篇關於蘇聯科學和科學家，是根據好些專書的材料寫成的。我特別愛好巴夫洛夫給青年的那一封信，所以也譯在最後的一節裏。這一篇不是講蘇聯的科學家怎樣生活，而是泛論

科學與科學家在這個新世界裏面的預見，組織，工作與發展的。

有一個時期，我曾打算寫一系列的民主戰士的傳記。這當中包括美國的傑菲遜，法蘭克林，林肯，潘恩，法國的盧騷，伏爾泰，英國的米爾頓，俄國的羅蒙諾梭夫，赫爾岑……但是我只寫了其中的兩個（法蘭克林和潘恩），即第三輯中的第七第八篇，就沒有寫下去了。甚至可以說，僅僅第七篇是我原來的計劃裏要寫的，第八篇只是記錄了人的權利，一書誕生前後的潘恩——潘恩的下半生是淒涼的，因為他離開了人民，甚至連他的骸骨葬在什麼地方，也沒有人知道。

同一的情形見諸於收在同一輯裏的第九篇的主人翁——即尼赫魯身上。這一篇原題為「尼赫魯·監獄·家庭」現在改了，並且加了一個副標題：「J·尼赫魯的前半生。」我所謂「前半生」就是他背叛了印度人民，和英國統治者妥協之前的那一段光榮的日子。

關於潘恩，採自法斯特（美國左翼小說家）所作的 *Citizen Tom Paine*，甚至好幾處連行文的口氣也是他的。尼赫魯的自傳 *Toward Freedom: An Autobiography* 提供了第九篇的主要材料。

第四輯是文化部門的先知者。其中羅曼羅蘭是一九四四年最後一天死在解放了的法國土地上的，在這之前，曾幾次地謠傳他在納粹的集中營裏面受難而死的消息。這個老人在巴黎的住宅好像曾被侵略者所占領，他遷居到鄉下，晚年曾寫了巴該傳（*Barthelemy*）。關於他病死的詳情，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很清楚。羅蘭死後兩個月，即一九四五年二月，A·托爾斯泰也突然病死了，留下了未完成的傑作彼得大帝。A·托爾斯泰死後一年有半，H·G·威爾斯也病歿於英倫。這三個偉大的思想家，在近代歐洲文化史上是占着重要的地位的。這三個年齡已經不小的文化戰士，代表着三種類型：A·托爾斯泰從舊俄轉入新社會，馬上就成爲新社會的堅強的戰士之一，直到他吐出最後一口氣的時候爲止，他的努力沒有一刻停歇過。羅曼羅蘭在上次世界大戰之前，只能算是一個有良心，富於正義感的藝術家，可是在大戰之後，他發現了戰爭的真正原因，也就成爲不屈的鬪士。反對法西斯，保衛文化的國際組織，是在他的倡導下結成的。與所謂轉向的A·紀德不同，羅蘭具有一種對於進步的事物底執拗的熱愛。在這一點上H·G·威爾斯和羅蘭大不相同的。無論威爾斯對於自由與民主如何擁戴，可是他始終不能了解蘇聯。他對於自由與民主的理解，可就變成空空洞洞的理解了。

收在這一輯裏面的第十二篇，講的是魯迅先生。關於這一巨人，我想不必多說，大家也都知

道的。去年（一九四五）的春天，我逃難到重慶，閒居無事，把三十年集重讀了一半，寫了幾本筆記，很想寫一本七八萬字的小說體的傳記，書名就叫做黑暗中國的明燈。明知以我來寫，是決計寫不好的，況且許多不曾公開的材料，我既不熟，而且那時連問人也無從去問，但秋初終於寫了第一、第二兩章，第一章寫童年，交給開明少年。第二章寫離鄉之前，給中學生發表。可是那時是原稿先要給審查官審查的，而這兩個雜誌卻都在成都編輯，送審，所以稿子也就寄到成都去——誰知頭一章到現在也還沒有收到，只剩下第二章，登在十月號的中學生上——就是現在的這一篇。

為增加讀者的興趣起見，選用了好些插圖。——這些圖畫是從不同的來源採下來的，這裏也不打算逐一註明，只一古腦兒向作者們致謝。此外，開明書店肯把它印出來，也是我所衷心感謝的。

陳原

一九四六，十二，五，上海。

者拓開的紀世民平

版初月六年六十三國民

角四元一幣國價定册每

印 刷 者	發 行 者	著 作 者
開 明 書 店	開 明 書 店 <small>代 委 人 范 滄 人</small>	陳 原

印翻准不 ■ 繼作著有

(71 P.) H

拓

78
752971

(1)

